讀春秋管見

凝園讀春秋管見卷之六

愼齋羅典㣲五氏定稿

男 紹祁 孫 起賢 綸 校字

文公

元年

春王正月公卽位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管見〕昔閔公以其二年秋八月薨不書葬僖公立在位三十三年薨於末年之冬十有二月乙巳禮諸侯五月而葬及文公元年二月癸亥書日有食之即連書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僖公之薨至此纔三月耳距夏四月丁巳之葬日尚遠則是其會葬者諸侯之使未至而天王之使已蚤至矣推厥所由蓋天王之使叔服以二月來先之以弔含襚賵即命留處于魯以待夏四月之會葬也周制以喪禮哀諸侯之死亡于是為備僖公何緣而得此于王哉推原之文公九年春書毛伯來求金是必周大夫之為國營財利者文公殆因之以納賂於王欲得邀王臣備禮會葬以為僖公增重即將使明年之大事於太廟躋僖公者有所憑藉焉爾王信毛伯而貪魯之賂金叔服之使其以此興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嘗見錫命者。命之為諸侯也。以冊書、為主。或加之以冕服。並亦有之。至于命圭。則自其始封之君。世世相傳。異以何錫為哉。惟周初之制。世子嗣立。始覲於王。以士服入見。則必。納其。命。圭。于。王。王。還。之。使。復。為。諸。侯。以是為錫焉。周至春秋時。諸侯之世子。既不誓於王。及其嗣位。亦不請於京師。則其不納命圭於王而待王之還之者。魯亦與諸侯同也。然則此之來錫公命。其辭雖。及。命。圭。亦。通。以。錫。稱。而。已。詎必。由。毛。伯。之。手。授。與。穀梁傳、云禮有受命。無來錫命。從可知來錫命者。雖由周室既卑。而自諸侯承之。仍是天王之異數也。魯之文公初立。何所寵。于。天。王。而。忽。于。楚。僖。公。之。月。既。先。得。叔。服。之。來。會。葬。又。旋。得。毛。伯。之。來。錫。命。乎。今。覲於來錫命之毛伯。即。與。此。後。來。求。金。之。毛。伯。為。一。人。則。亦。文。公。因。于。毛。伯。賂。王。以。金。而。致。之。者。耳。

晉侯伐衛

管見前晉文敗楚之年。逐衛成公。而使元咺立叔武。成公奔楚。及復歸自楚。晉文聽元咺之訟。名執成公歸于京師。又使元咺立公子瑕。成公使衛人殺之。乃自京師歸于衛。其怨深矣。左傳謂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亦無足怪者。至文公卒。襄公嗣之。霸事未定。勢不能大集諸侯。故去年冬之伐許。獨陳與鄭會之師也。其年衛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亦見傳所。即因鄭之從晉伐許。而乘其間。與鄭。鄭伯蘭先嘗出奔在晉。後晉文伐鄭。鄭人請逆公子蘭為太子以求成。許之。則鄭伯之得立。實倚晉文也。立纔三年。而衛成侵之。益不敢圖晉。而欲釋憾于晉所協洽之鄭耳。於是晉襄以此年夏。告于諸侯而伐衛。左氏並詳其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此於霸者之恒。鄭討罪。猶有合。故去年冬之伐許。書晉人以貶之。此年夏之伐衛。則書晉侯以貴之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管見】左傳云、叔孫得臣如周拜、拜賜命也。據學未安、蓋傳公之意、天王既使叔服來會葬、又旋使毛伯來錫公命、公安得不親如京師以拜哉、惟春秋之於常禮其例不參書耳、然不書公如京師乃復特書叔孫得臣如京師者、所以示譏也。曷譏乎、譏其來。公之賂金以歸於王。焉爾。

衛人伐晉

【管見】傳言衛人使告於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為古、古者越國而謀、故更為還報之意、辭為辭謝之辭、衛之明為與師以報晉、陰託陳侯為之謝於晉、以請和、乃衛孔達之謀、如此特以使告於陳、作為陳共公之言、以欺衛君耳、所以自蓋其專兵柄而無能為之咎也。傳以君子作斷、不直抉其隱而特加以非笑之詞、以為衛有軍事而越國以謀、今絕無之、其殆古之不可以令例者、有是也。與、當其使反自陳、孔達以陳共公之言白

於衛侯衛侯如其言而使孔達帥師伐晉以待陳侯之謝晉階和初不悟孔達之行其譎詐以罔上也是尚可以為君乎故知春秋書衛人伐晉特以人衛侯耳若衛臣孔達之事君謀國面諛心回並不得比於人之數則又置諸貶例之外而不屑論矣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管見 前僖公時公子遂當國及文公嗣立公孫敖乃始得君也公子遂之事僖公復私於齊欲使公輔齊以復其霸業故當三十三年春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公子遂勸公朝齊以是於其冬十月公如齊焉若公孫敖之事文公其志與公子遂有異則又以齊之霸業終難復而晉之霸業將繼盛也乃欲為公通好於晉以故因晉侯在戚而公孫敖遂往會晉侯于戚與戚杜注衛邑在頓丘衛縣西今直隸大名府開州北七里有古戚城傳夏四月晉侯伐衛衛俾言

其圍戚取之及衛人伐晉以陳侯謝晉請和則當以戚歸于晉而和也傳復於是秋言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盖得其實矣再按晉侯以夏伐衛取戚及秋而會公孫敖于戚焉則自夏至秋晉侯未嘗去衛地也先之衛人伐晉亦只謂伐其在衛地之晉師而已惟晉先伐衛而衛只伐晉以是為[illegible]伐云若認作晉師既還而衛及晉以報之則誤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管見君之於世子有父之親有君之尊以世子而弒其君亂臣賊子並於一人是為逆惡之尤者入春秋以來至此始見左傳記其事之本末亦特詳其言商臣之蠭目豺聲雖涉想當然語以為偭真亦得至楚成頵以縊死謚靈不瞑曰成乃瞑王氏錫爵以為君薨舉謚當在葬時安得謚於未殯之日此左氏之鑿也論亦有理然據此以思楚成

生、平、之、凶、很、至、死、而、感、不、
減、又、未、嘗、不、纂、寫、出、神。

公孫敖如齊

［管見］此元年冬。書公孫敖如齊。蓋爲公請昏於齊也。觀二年冬之公子遂如齊納幣。四年夏之逆婦姜于齊。則可知矣。至左傳言凡君即位。卿出並聘。則常事耳。春秋於常事例不書。

二年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管見］彭衙杜注。馮翊郃陽縣西北有彭衙城。在今陝西西安府白水縣東北六十里。漢於此置衙縣。按彭衙爲秦地。

然則不出境晉侯何以及秦地之彭衙與秦師戰且能使秦師敗績也哉蓋其所以及之者先由秦憤於殽之敗乃駐師於彭衙以使晉河外之地耳春秋不悉書而於一及字內包之使讀者推其故而自見也攷彭衙在陝西白水縣今屬同州府其白水縣之東則有澄城其為晉之北徼地其白水縣之東北則有韓城縣是為晉之少梁地皆在河外秦以彭衙之師搖之度晉侯之欲救勢將不及也既歷年餘值此文公之二年春晉侯特大舉度河急趨彭衙以二月甲子及秦師遂戰晉師方以保秦地而直前秦師必以據秦地而顧後此其至於大奔而稱敗績亦固其宜其殽之敗猶在晉地彭衙之敗則即在秦地秦師之不武與秦帥孟明視之無策概可知矣而秦伯猶將與諸強國爭霸爭霸者固如是其一敗再敗也哉春秋書此以為較諸以襲之敗潰而俘殷以死者是猶差勝云爾

丁丑作僖公主

管見作改作之也周卒哭而祔僖公當祔時豈無主哉至是而有躋僖公之議則稱號當改以是而言作與禮並論法云諸侯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天子之七廟除二祧廟其五廟與諸侯同孔疏父廟曰考考成也謂父有成德之美也王考廟者祖廟也王君也祖尊於父故加君名也皇考曾祖也皇大也君也曾祖轉尊又加大君之稱顯祖高祖也顯明高祖居四廟最上故以高目之祖考廟者始祖也此廟爲王家之始故云祖考也其辨甚明而猶有未悉者五廟惟始祖廟得稱祖其下四親廟自考而祖及曾祖高祖皆不別其爲祖而通以考稱則何以故大抵定制之初以天子諸侯之繼承者有父子相傳亦有兄弟相及即如春秋首隱桓二公凡弟也若拘泥誼祖孫之定位言之則隱桓不得異廟當莊公既立豈能祔桓公之主於隱公之廟哉度其位次勢必以桓公入考廟以隱公入王考廟也又禮諸侯得臣諸父昆弟故傳言臣子一例是臣之事君猶子之事父矣隱爲桓

君削皆爲僖君君道與父道同則凡嗣君之或繼或及皆得以父道相繼故四廟通以考稱而其稱考者曰顯曰皇曰王並欲若其先之爲君有同於父而不可以易也晉則公卒已入考廟凡三十三年及僖公卒而以卒哭時祔於廟則當祧顯祖而序遷閔公於王考廟矣乃文公躋以家之私廢亂國之世紀躋謂閔公爲弟僖公爲兄而欲躋僖公於閔公之上是必閔公仍歸考廟而以僖公入王考廟也廟之稱號別則其主之昔考與王考者亦有別能無待於作乎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晉見】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公何以至于晉去年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必謂公欲從晉而將來朝也以故於此年春公如晉其如晉而以三月乙巳及處父盟者亦以公孫敖從公在晉賓得私交於用事之晉卿於時陽處父位晉

太傅為人、則晉國之政、一皆聽之、君有命可以意讀改易之、因謂公、苟不惜盟、處父殆尤勝於盟晉侯也。公孫敖亦用事於魯、公重違其意、乃盟。春秋於此盟不言公者、所以醜其歷於處父、而益穢也。至陽處父盟公、但斥其名曰處父、而陽氏从削則去族而與微人為偶。又所以惡其伉於公、而重貶也。若其叙事見於左傳、殆非必得其實者。初言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夫討必以師、晉師未聞及魯將何謀哉、逆公既如晉、又言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若然、公忍恥而還則當與晉絕、明年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又將何緣哉。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管見】前年冬、晉人陳人鄭人伐許。知陳侯鄭伯之從晉、仍如文公時矣。及此年夏六月盟于垂隴、宋公亦與陳侯鄭

侯至晉襄之覇業亦庶乎其漸成與至晉爲主則晉侯不至而使士縠會之會其盟魯公不至而使公孫敖蒞等以有故羈阻爲之辭耳若當刑牲歃血其載書所列必異晉侯魯公之國爵名氏以詔於明神也晉士縠魯公孫敖特比於蒞盟而已爲說多直指爲大夫盟諸侯者所見殊未嘗晉何以盟於垂隴觀是年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則此盟爲伐秦耳惟魯公孫敖既與盟而復不會師則何以故爲早也如下書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非其證與他若去年夏四月晉侯伐衛衛人亦伐晉以知非尋敬已使陳侯謝晉請和矣而令又不與垂隴之盟者必有議及於伐衛者陳侯復爲衛請成於晉執孔達以說傳皆詳及而經文並略之以其不足悉書焉爾然則垂隴之盟不可以見晉之主於伐秦而非兼謀伐衛也哉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管見按春秋書此雖以記災而其言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則又因之別有所發明者不可以不審也溯周之始王以建子之十有一月即位乃即於是月改元然求之同書及周官月令皆無可證孔子特於此年書不雨者存之耳蓋此十有二月若依諸侯之改元必正月數之則爲去年之十有二月也及觀周天子之以十有一月改元則自去年之十有二月至於今年之秋七月直當通復一年歉矣是不足以徵周初子月改元之舊制哉且其起稱十有二月則其下必爲正月由是而逸及於秋七月則周之改元於十有一月者其初未嘗改月可知又其卒於七月稱秋則其起稱十有二月必爲冬矣由是而正月爲春之首四月爲夏之首亦必與此秋七月同則周之改元於冬十有一月者其初未嘗改月而亦未嘗改時並可知也至於記災之本義穀梁傳云歷時而言不雨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胡傳云書不雨至於秋七月而不田至于秋七月不雨者甚後言不雨則是冀雨之辭非文也

之甚也夫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止則八月嘗雨矣然而不書八月雨者見文公之無意於雨不以民事繫憂樂也故二傳皆從僖公二年三年之三書不雨一書雨者對勘立言其閔雩已無餘矣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管見大事即禘也禘字从帝乃王者之大祭成王命魯公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則凡時祭皆以禘稱但時祭以嘗烝為盛而嘗又先於烝故魯頌閟宮篇曰秋而載嘗夏而楅衡白牡騂剛言秋祭太廟牲用白牡而其牲必先在滌三月亦與騂剛同也春二月丁丑作僖公主以秋躋僖公故作之然忌待太廟秋嘗之盛祭乃奉其主以入所躋之廟是以于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也太廟之祭本稱禘或稱大事又或稱有事貼太廟言其為禘一而已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與此大事于太廟同時其祭豈有異哉至宣公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不

稱大又不得謂有事于太廟之非大事也易震卦之六五在天子位能守其宗廟社稷以爲祭主其文詞亦只稱无喪有事又何嘗必稱大事以別之舊說多泥指時祭爲有事大祫爲大事未見其確前之禘于太廟用致夫人以秋七月此大事于太廟躋僖公以秋八月者蓋嘗禘必用卜致夫人則初卜七月而即從躋僖公則再卜八月而始從耳躋與致二字大意相近皆明其以私意尊之使之處非其位也文公時僖公升祔當入考廟閔公序遷當入王考廟而文公遂以兄弟之次易之則仍退閔公於考廟而遞進僖公於王考廟矣以是謂之躋云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管見晉宋陳鄭會伐秦晉主兵四國皆其君自行也左傳所稱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則將兵之大夫耳豈春秋所屑貶而稱人者哉伐秦之役傳亦言其取汪及彭衙而還是晉侯再入秦地矣明年秦人伐晉濟

河焚舟取王官及郊亦直入晉地並見傳文然則是年春之戰于彭衙秦師敗績秦固宜卽圖有以報晉而晉復以此冬之伐秦逮之也彼其意徒欲以力爭圖霸絕不惜其黷武殘民是尚可以爲君乎晉侯之主兵當貶宋公陳侯鄭伯之從以師亦當例貶故總書曰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絕無可分辨者

公子遂如齊納幣

管見此文公二年冬書公子遂如齊納幣四年夏書逆婦姜于齊殆欲正出姜之爲文公夫人也姜氏爲夫人則其子亦爲世子如是而後文公之末年公子遂殺世子赤而立庶子宣公援其罪乃定說者多主公羊之譏喪娶爲難董氏仲舒曰春秋譏文公以喪娶難者曰喪不過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文公四十一月乃娶何以爲喪娶曰事莫重乎志納幣之月在喪內故曰喪娶也按此論未免太深禮記檀弓云魯人有朝祥而莫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

由爾責於人終無已夫三年之喪亦已久矣夫此蓋以想之子路出夫子曰又多乎哉踰月則其善也此又有以曉之因是以推文公納幣於小祥之後而謂春秋必特書此以譏其殺哀圖婚之志恐未必然

三年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管見〕沈杜注國名也汝南平輿縣北有沈亭今河南汝寧府汝陽縣東南六十里有平輿故城沈亭在其地按此年之春正月伐沈晉主兵惟魯公以叔孫得臣會師耳其所稱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皆其君自行也若但使其大夫帥師則當一一指其名氏有如下之叔孫得臣矣觀後書冬十有二月晉陽處父帥師以救江非其例與去

年冬之伐秦衛師不會而今會伐沈衛成始服於晉也晉何以會師伐沈由秋之楚人圍江推之則可見矣明志江在今汝寧之確山縣與沈之在今汝寧汝陽縣者接壤寰宇記又言江在今光州之息縣西息之西亦與汝寧為近也沈服楚而江服晉沈或倚楚之強以陵江亦度晉之與江為遠不相及耳及江告急於晉而晉乃徵師於魯以及宋陳衛鄭之師皆會之以伐沈此其所由來與伐沈而沈潰者甘潰楚其君與民皆相率以走楚也沈知六國之衆不可禦亦空其城以聽所為而已豈能取沈之地而有之哉師去則仍返其國不以戰立取敗亟特以潰卒國安保沈不至於亡也及秋而楚人圍江以報伐沈之怨晉以其冬十有二月使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楚果能伐而江果得救乎然則今年春之伐沈適足以成明年秋之滅江矣捘之霸圖其失計亦為已甚故春秋自晉侯以下及宋公陳侯衛侯鄭伯皆一例貶而稱人以恥之至若魯之叔孫得臣則又當以不足置議從略也

夏五月王子虎卒

管見經書王子虎傳言王叔文公或者王子虎為惠王之弟出自楚王在襄王困以為叔父而稱王叔與王子頽為惠王之叔父亦從本稱曰王子則王子虎為襄王之叔父亦得從本稱曰王子矣昔魯莊公之十八年周惠王立惠王二年五大夫作亂伐惠王惠王奔溫立楚王弟王子頽為王四年鄭虢伐成周殺王子頽及魯僖公之九年惠王崩襄王立王後母子王子帶以翟人入周襄王奔鄭王子帶立為王襄王十七年晉文公納王殺王子帶夫王子最親而貴而王子頽及王子帶並以謀篡代而不得其死當是時也有同稱王子而名虎者為楚王之子惠王之弟襄王之叔父身經兩朝之難皆能夾輔天子匡定王國可不謂賢乎春秋於是年特書夏五月王子虎卒蓋欲使天下後世想見其為人即得使之死而不朽也計自入春秋以來王子亦多有彼穨與帶之逆惡既彰莫逃誅討姑勿論

可已其他生而觀貴無倫乃碌碌未有所表見雖獲保其首領以沒亦特與草木同腐而已以視王子虎之卒其為人之賢不肖相去誠何如哉傳記多揣天子內臣無外交王子虎赴于諸侯非禮也遂指經文之書卒特以示譏若然則凡王臣之與諸侯必皆終其身若不相識而後可耶此足以知其非確論矣

秦人伐晉

【管見】傳稱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此舉一似足以誇示東諸侯也乃春秋書此既直稱秦人以貶之而其只言伐晉無他辭言下更欲冷諷之矣夫伐晉而晉人不出是固未嘗見晉師也豈可即以其不出作晉師敗績觀耶晉師未敗績則此秦之伐晉晉將不敢復伐秦耶而秦伯之以師還因之秦凱獻俘策勲飲至方翔翔以為遂霸西戎竊幸在位三十六年亦竟得有此日也識者當不言而心鄙之

秋楚人圍江

【管見】此報晉人會師伐沈之役也沈服楚而江服晉故晉人以春正月伐沈沈潰而走楚楚人乃於其秋爲沈報之不遠求伐沈之晉特近偪於晉所私屬之江而圍之焉耳至於晉之伐楚以救江經但於其冬書陽處父而已傳於楚人圍江之秋先稱晉先僕伐楚以救江殆非其實也

雨螽于宋

【管見】螽即蝗也雨螽飛蝗下集也是年秋宋本無螽未知其適從何來其羣飛蔽天則如雲其紛落徧野則如雨秋當登穀之時而雨螽乃猶雨雨則禾稼將一空矣宋有是災也國可不聞而知懼乎故書

冬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晉見公何以如晉。殆由去年冬。晉會師伐秦。魯不與。今年春。晉又會師伐沈。魯以叔孫得臣會。公不會。因慮晉疑魯之世從於秦。及是。又新納幣。其從晉必不專。公乃如晉以自白其誠耳。是年冬。公如晉其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者。何也。是盟非獨主於結魯。蓋因魯之有好於齊。即欲使公更結齊侯。以相與從晉故。嘗計晉襄之元年。獨能以陳鄭二國伐許。至三年伐秦。則宋與陳鄭俱至。凡三國。四年伐沈。則衛又與宋陳鄭俱至。魯亦與焉。凡五國。是衆諸侯之外於晉者。惟曹與齊而已。曹不足云。齊則晉之匹也。若得結言於齊而使之從晉。晉之霸業。豈不盛哉。晉侯盟公之意。當不出此。不然。晉襄在位七年。未見。有親盟諸侯者。何獨昵於公哉。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晉見楚人圍江。則救江者。必伐楚以救之。是特伐之於所關之江耳。非帥師以入楚也。然晉與江相距遠。楚則近而

易及但，使晉師來，則楚師去，而國暫解；晉師去，則楚師復來，而國轉急。陽處父雖欲伐楚，楚將安在？欲伐楚以救江，江役何賴乎？以故明年秋，楚人滅江。

四年

春公至自晉

〔管見〕二年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不書如晉，亦不書至自晉，諱之也。去年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是可榮矣，故其冬如晉，及今年春之公至自晉，皆必書。

夏逆婦姜于齊

〔管見〕國君之親迎，程子以為逆之於其所館，有親御授綏之禮，不遠適他國。此定論也。然入春秋以來，魯之娶齊女，

遂卒多驕亢。如桓公三年娶文姜。秋七月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讙雖魯地。而濱于齊。是特要公以遠逆也。將欲待其館於國中。而始親迎。豈可得乎。至莊公二十三年娶哀姜。夏公如齊逆女。是又越疆而至齊都以親迎矣。乃逆之愈遠而女之至愈難。秋公至自齊。非以女俱至也。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亦非由公導之使入也。曾何知有婦人從人之義哉。若此文公之四年。娶出姜則尤有異焉者。公亦如齊逆女。而不得稱女。逆女于齊。將以為魯夫人。而亦不得稱夫人。則但以為逆婦姜于齊耳。婦為舅姑之稱。文公之母聲姜。及其祖母成風具存。則夫人之稱婦固宜。姜即其氏。以婦配氏稱婦姜。與以謚配氏稱文姜哀姜一例。氏字可以省。非削之也。闕逆女以為夫人。而但稱婦姜。則有識焉得譏乎。穀梁曰為其禮成於齊。是殆然矣。凡女在其國稱女。禮成於齊。則既為夫人。誰得以女稱乎。逆女入國稱夫人。禮成於齊。雖實為夫人。而未入魯。又誰得以夫人稱乎。

猶魯侯娶文姜哀姜以及出姜齊女之驕亢日益甚如鄭之六禮納徵即繼以請期文公元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即納徵也以後當請期矣何以更閱一年且及此年之夏而始親迎哉殆以出姜不受命于歸而欲致公以就昏耶諸侯之女嫁於諸侯為夫人竟與後世帝女之不下嫁荒輙以駙馬來尚公主同大昏之始不知婦人從人輒欲使夫子從婦夫為妻綱君為臣綱公不能夫何以能君故於此行為公羞之謂其不可以對羣臣百姓也乃不稱公

狄侵齊

管見趙氏鵬飛曰傳三十三年狄犯晉晉人敗之故其後不敢干晉之怒狄侵齊而不能討故至是復侵齊汪氏克寬曰狄自箕之敗至是始得侵齊以晉襄無禦却之謀而齊伯不絡故也按狄之出沒無常望救於他國皆緩不逮事晉能敗狄于箕而齊不聞齊晉之國勢其衰旺實驗於此再按此書狄侵齊與前僖之三十年三十三年及此後

文公之九年其文同則齊侯若束手然宋坐受其弊者然而狄之爲齊患甚矣

秋楚人滅江

管見江與黃皆偪近於楚由僖公二年齊桓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秋又會于陽穀明年而齊桓會諸侯之師伐楚次于陘楚懼而請盟則楚之怨江黃而欲滅之勢所必至也僖之十一年楚人伐黃十二年滅黃江亦危矣自是而後終僖公之世以及茲文之四年而楚人乃滅江此其後於黃之滅者凡歷三十有六年豈可料哉豈不幸哉坐其以身殉國之意兩君若一汪氏克寬並表之曰江黃之君不肯奔不書以執則能固守待援而死其位亦可知矣此論極允

晉侯伐秦

管見是年自夏徂秋狄横於北方而侵齊楚又虐於南服而滅江晉雖未嘗與齊通好而其去年冬十有二月特使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及今年秋纔閱兩時而江遂滅於楚亦將聞之而無所動心乎乃一切漠然而惟是欲報王官之役不能忘情汲汲於伐秦是誠霸者之所不可已哉當其伐秦傳亦不過紀其圍邧及新城而還初不足自鳴得意也徒使讐怨相尋兵連禍結而已觀是秋之楚人滅江傳獨言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秦伯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此雖其矯情鎮物矣言其人亦猶有見於霸者之意以此論之秦伯未見其有加於人而晉襄為尤劣矣可不貶乎然春秋於去年冬之伐秦書曰晉人此年秋之伐秦又改書晉侯者蓋互見耳先之貶以晉人以其伐秦也此伐秦事同則貶亦當同焉得而不人之但所人者為晉[illegible]且他人哉於此貶稱晉侯而不通稱晉人則先之晉人亦為晉侯概可知矣

衛侯使甯俞來聘

嘗見衛侯自去年春從晉伐沈乃服晉侯其時宋人陳人鄭人之會師師者皆其君自行衛侯亦得以通好矣惟魯以叔孫得臣帥師公不會則其好未通是固不得不有待於聘也且伐沈既還其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巳巳公及晉侯盟晉侯即位凡四年公初如晉獨得及晉之處父以盟耳以視垂隴之盟宋公陳侯鄭伯但使士穀主之何以異乎及茲而再如晉乃得邀晉侯之親盟焉魯於是可謂榮矣此自衛之君臣聞之晉為霸主魯亦為宗國霸主當事宗國並當親事霸主莫勤於會師親宗國即莫先於使聘以故於今年秋魯適得有衛侯之使甯俞來聘也與衛臣甯俞以忠閒此聘不使他人而獨使甯俞者吳氏澂以為衛之事大睦鄰以安社稷或其皆出甯俞之謀豈不誠然乎哉至左傳稱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亦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則為冷諷之詞曰臣以為肄業

及之也已而正言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賦湛露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則賜之彤弓及旅弓矢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是又爲魏詩以直拒之也魯用天子之禮樂其宴饗詩歌皆爲通用無所區分一旦以寵衛之聘臣而忽被其冷諷加以直拒其宴必不樂而其聘亦將虛辱命詎不能以愚自晦輒炫其智以外羞主國而內辱君命乎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管見　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即成風也玩致字則其本非夫人可知及是文公四年冬十有一月壬寅風氏薨而即以夫人目之似乎失實然合前之禘于太廟用致夫人以觀則此夫人者致之而後爲夫人者也而其本非夫人亦可知

五年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管見〗胡傳云。珠玉曰含。車馬曰賵。歸含且賵。厚寵妾母也。不稱天王。弗克若天也。春秋繫之於天以定其名號者。所履則天位。所治則天職。所敘而惇之者。則天之所敘。所自而庸之者。則天之所秩。所賞所刑者。則天之所命。而天之所討也。夫婦人倫之本。王法所尤謹者。今成風以妾僭嫡王不能正。又使大夫歸含且賵而成之為夫人。則王法廢人倫亂矣。是謂弗克若天而悖其道。非小失爾。故特不稱天以謹之。其說詳矣。至此外有當辨者。如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榮叔為正使。亦必有介以從。不書。畧之耳。雜記稱諸侯相弔之儀。凡五。弔含襚賵臨。是已。弔為慰問孤主之如何不淑。臨者。上客自行臨哭之禮。若聘禮之有私覿也。賵無物以將之。故於含且賵特以歸言。明有物也。含以實口。

喪之始賵以送葬喪之終自喪始以及喪終皆有物以歸之因喪入且字曰歸含且賵按含賵之閒有襚禮本鄭言戎拜舉其一亦可禮記檀弓稱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含春秋文公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又前隱公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非其禮與若此書王之厚禮僖母成風以含賵對舉而中以且字見遞加之意亦可知含後即加襚初非於賵之先但以含始襚後復加賵卒非於含之後遞以賵終也然則王使榮叔歸含且賵雖不及襚而於襚豈嘗缺哉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王使召伯來會葬

【管見】去年冬十一月夫人風氏薨今年春正月王使榮叔以歸含且賵三月葬成風王又使召伯來會葬此雖皆為諸

侯夫人亦難必冐此典數成風本妾媵何緣而得此哉是亦必以文公之私於毛伯賂王以金而致之者與其賂負則邀寵多前元年之叔服會葬僖公並得毛伯來錫公命其歸之賂金所出亦足酧其藏矣閱二年而復值夫人成風之大事是實僖公之母文公所欲借以榮其死者豈得更減於僖公乎於是更以重賂邀寵於王得榮叔歸含且賵又得召伯來會葬蔑以加矣及謀歸之金而府空不給則又遲之積歲適至王崩而猶未得盡歸於京師者此即九年毛伯來求金之所由來耳

夏公孫敖如晉

嘗見三年冬公如晉十二月公及晉侯盟晉侯之盟公欲因晉以邀盟於齊侯耳去年春公至自晉夏逆婦姜于齊是必有以達晉之意於齊矣及冬而夫人風氏薨今年三月葬我小君成風王既使榮叔歸含且賵又使召伯來會

楚齊卿得不至乎齊卿至則齊侯之許晉盟殆將因以復於公而公亦當旋以其意通於晉也此公孫敖之所由以如晉與至其如晉之後齊與晉未得果同盟者以明年晉侯有疾及秋八月而卒其事遂已若舊說但以公孫敖之如晉為按年以聘霸主此自齊桓繼以晉文率是為常春秋例不悉書也

秦人入鄀

管見高氏閔曰鄀蓋微國後為楚所并楚昭王復國之後畏吳之強遂去郢而鄀鄀矣據此則楚之東偏於吳而遷鄀鄀在楚郢都之西固秦師之所能及也季氏本曰秦自入滑以窺東諸侯而不得至是入鄀以窺楚也此說蓋得其情者秦之與晉舊不相下近益相讐晉既遮合宋陳衛鄭諸國又盟魯以固結齊霸業已復秦初未克協東諸侯於中國而復無以威南蠻之楚使其橫肆與北狄對峙則何所挾而以霸西戎自號哉及是乃窺楚而伐其近楚之

國遂入鄭其救欲救齊桓之伐楚次於陘而先之以侵蔡亦伐楚以救江晉文之及楚師戰于城濮而先之以伐曹衛中與陳蔡則許晉必長無何明年秋八月經書晉侯驩卒而伐已於其夏稱秦伯任好卒矣在位既三十八年死期將至而猶日孜孜於興兵斯忍不已何為也哉

秋楚人滅六

管見六杜注廬江六縣今在江南廬州府六安州北左傳六人叛楚而即東夷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公子燮滅蓼臧文仲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衰哉蓼杜注蓼國安豐蓼縣今河南汝寧府固始縣東北蓼城岡其地即古蓼國漢蓼縣按春秋書楚人滅弦滅黃滅江皆小國無不稱其名若此傳於滅六兼言滅蓼不出秋冬兩時而迭滅二國楚之惡尤甚經文豈反寬其罪譏而舉一遺一哉且皋陶之後其封國不得有二不祀忽諸只據滅六言之可

也。舊注。蓼音了。然蓼亦有六音。如詩稱蓼彼蕭斯。蓼蓼者莪是已。或者卑陶之封國爲六。紀載非一字。偶承音而訛。乃作蓼。六與蓼各見。傳之者不審。又遂以六從本音。蓼從別音。而析爲二國。是一訛而再訛焉爾。又按楚所前滅之小國若弦。若黃。若江。並在今河南汝寧府光州境。則六之所在。亦不待遠求也。如杜注所稱蓼在汝寧之固始縣。固始屬今光州。與弦黃江三國相錯。則卽指爲六地。而謂楚人必並滅之。蓋得其實矣。若其別稱六在今江南廬州府之六安州。徒以牽於六字同文而已。轉不得指爲正證也。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管見 春秋當傳文之世。維於齊桓晉文。亦屢貶而稱人。他諸侯又毋論矣。許男業在位三十四年。前後歷桓文而覇主。初當其父新臣從桓伐楚。次於陘。遂卒。業嗣立在喪。猶不得已而會齊師以侵陳。春秋於此特依例一稱許人。而

已爲月是終桓説文。文子襄公雖繼之。又經六年皆不。見有從他說候之貶而人。之。者值茲冬十月甲申卒許男業可不測幸哉。

六年

春葬許僖公

【管見】去年冬十月甲申。書許男業卒。此年春。書葬許僖公在春秋之意若但爲許男幸而不知其言下所深慨者則欲借以反對秦伯。之大不幸。云爾。左傳記秦伯任好卒。即在此季孫行父如陳之夏也。夏與春纔易時。而經文前書許男業卒者初不繼書秦伯任好卒。今書葬許僖公者終不繼書葬秦穆公。則胡以迥別若此。以秦穆公之卒葬從死者百七十七人。子車氏之三子與焉。皆秦之良。國人哀之。賦黃鳥。是則秦伯之卒。必共斥爲死無足惜。不書卒可

也且秦伯之墓必犀兕其死當迹朽不書葬亦可也夫秦霸西戎其視小國之有許男甯如矣乃及其身沒而以人殉為數孔夥而又殲其良使不可贖秦伯生何益於人而其死之有害於人乃至是甚耶以是而正其罪於春秋遂使天下後世皆不哀其卒不欲其葬人君之遇罹不幸孰大於是哉然則對觀於許男之書卒亦書葬者其猶皆以為可幸也

也必矣

夏季孫行父如陳

秋季孫行父如晉

【管見】季孫行父季友之孫也其名至是始見夏如陳而秋復如晉皆以有事而聘耳陳非弱小晉尤強大當文公初立委任公孫敖元年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冬公孫敖如齊二年夏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是

年夏公孫敖如晉是時公子遂亦皆使之及莊六年夏又公乃命季孫行父如陳初試其可未幾而秋又復命季孫行父如晉旋信其能此殆因三思後行之有聞即亦責有謀不失利以衛社稷者故春秋於此兩時聯書使命皆必揭出季孫行父欲以著其異季友之緒而有所表見其端兆如此後值八年冬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公子遂乃復用事因以九年會師救鄭十年如宋十六年及齊侯盟于郪邱十七年如齊十八年及叔孫得臣如齊其十月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季孫行父不能治乃黨之盟公八年公子遂卒其子公孫歸父嗣亦有寵十年帥師伐邾取繹冬如齊十一年會齊人伐莒十四年會齊侯于穀十五年會楚子于宋十八年如晉其冬公薨立成公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季孫行父逐之也自是而魯之政柄非有異人任矣厥後既終成公之十八年又益以襄公五年季孫行父乃卒其相繼世其卿者由襄而昭定哀則有若季武子宿及季悼子紇更有若季平子意如及季桓

于斯屢世專擅公室益微皆自此季孫行父者有以積其勢季孫行父又實自此如陳如晉者有以作其基也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晉見〕晉侯驩卒太子夷皋少則其先晉侯有疾必請趙盾爲能而獨以太子屬之也是時襄公之兄伯儵叔劉未與其母季隗歸晉襄公之弟成公黑臀出在周公子雍出在秦公子樂出在陳其切依晉侯者獨太子夷皋而已傳謂穆姬之言於宣子曰先君奉此子也而屬諸子曰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不才吾惟子之怨此言蓋出晉侯之口入趙盾之耳其與聞者穆姬也及晉侯卒趙盾當述晉侯之遺命集諸大夫於朝共立太子爲在喪之君矣故得於冬十月葬晉襄公不然太子未立無主其喪者襄公何以葬乎至傳言晉人以立少君恐有難欲立長君蓋有之矣然其謂趙盾初未嘗立太子輒欲立公子雍使先蔑士會逆於秦則失之誣耳由經文下書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

射姑出奔狄則知使逆公子雍於秦者必陽處父也謂晉侯蒐於夷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於董易中軍夫晉侯在而命官陽處父敢於易之至晉侯卒而立嗣陽處父又何憚而不易之耶若晉之殺陽處父傳稱狐射姑使續鞫居殺之此爲得其實者蓋晉人之欲立長君即此陽處父狐射姑之徒耳當陽處父使逆公子雍於秦狐射姑亦使召公子樂於陳勢不兩立故狐射姑使續鞫居殺陽處父將恭公子樂除其患也及公子樂入晉境而趙盾使殺諸郫繼又問罪於續鞫居殺之徒以擅殺陽處父故然公子樂之至郫誰實召之續鞫居之擅殺處父誰實使之行將總其罪以歸於狐射姑矣於此而不出奔狄其將何所逃死而得免於殺哉陽處父爲狐射姑所殺則所逆之公子雍無內應明年秦人送公子雍晉敗之于令狐趙盾早爲籌及此矣狐射姑召公子樂從續鞫居殺陽處父趙盾殺公子樂及續鞫居狐射姑惟出奔狄趙盾使盡具其帑與其帑用財賄以臾駢致諸境宜復

有還理哉自是以後趙盾獨倚受先君顧託翼輔少主權私而行之晉廷無與為比亦莫敢有異議以故此年立太子夷皋者惟趙盾他年弒其君夷皋者亦惟趙盾也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

葬晉襄公

【管見】諸侯之喪魯會其葬者此以前未嘗書魯臣名氏稱是年冬十月書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公子遂為魯卿孔疏以為文襄之霸令諸侯君甍大夫弔卿共葬事若先王之制則士弔大夫送葬見傳文述鄭子太叔之言似乎可據然僖公三十二年冬晉侯重耳卒明年夏亦只書癸巳葬晉文公其會葬之魯卿未聞豈文公有此霸令至襄公申之而始行哉且文之元年葬僖公天王使叔服來會葬五年葬夫人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王朝之叔服猶為大

大名、伯則王卿也。王卿猶會魯侯夫人之葬而謂魯卿之於諸侯、猶皆不會其葬。而今始特加於晉襄公。其為不然必矣。蓋凡大國君薨、諸侯之使卿會葬、由來已久。春秋以常事略之。例不詳卿名氏。其特書者、必有為也。初公子遂有寵於僖公、亦嘗再如晉矣。文公嗣立、則委任公孫敖。其於公子遂者、惟是三年冬、使之如齊納幣而已。及茲六年秋、既以季孫行父如晉。冬十月、又以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是文公之意不專屬於公孫敖、而欲改任公子遂矣。嘗八年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是月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其固不得志於文公、而憤懣以逐者。與自是而公子遂為先君舊臣、用事久、數親戎行。在後起之能者、若季孫行父、皆當右之。然則公孫敖之位任、舍公子遂將誰屬哉。但綜公子遂之本末、以觀逆惡乎著。貫假事權、事權將歸、先膺使命。春秋謂此年之公子遂如晉、特以葬晉襄公、非有他也。而不知其他年之公子遂如齊、即以弑子赤立宣公者、固基於此矣。方書之以謹。

始焉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管見　左傳謂晉蒐于夷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陽處父易之狐射姑怨陽處父初陽處父為趙衰之屬大夫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趙盾於是始為國政既成以授太傅陽處父與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是則陽處父者趙盾之所德也然陽處父實專政柄而犯人趙盾豈能終下之哉會晉侯驩卒屬太子夷皋於趙盾趙盾立之而陽處父乃使外逆公子雍於秦其有怨於陽處父之狐射姑又使名公子樂於陳陰忌陽處父遂使續鞫居殺之此固趙盾之所竊幸者故惟執殺續鞫居以償陽處父之死而於使殺陽處父者佯為未得其實而故從寬縱使狐射姑得以出奔狄耳既逃則趙盾以為因而遂之使長為狄人亦足以啟釁也於是

蓋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致諸境晉或以為殺趙而在趙盾之隱情則實以其殺陽處父為利而不欲窮治乃出於此春秋但書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使讀者反覆思之陽處父被殺苟非狐射姑之謀何為出奔狄乎狐射姑謀殺陽處父而假手於續鞫居宵當不免於殺苟非趙盾私其能殺陽處父而活之又何為得以脫然出奔狄乎凡經文不說透處最是咀味無窮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管見】虞書云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是則不有閏月則不足以定四時成歲矣閏月之月不尤重於十有二月之常月哉必知此月之為重乃知此朔之不可忽也以故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春秋特書閏月不告月耳不告月而猶朝于廟者告月本即告朔與朝于廟之禮因為二也惟其行事則同日焉天子頒朔於諸侯諸

侯受而藏之祖廟每月朔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閏月與常月同所以尊王也其特羊告廟不得遂指朝廟言之朝之義例以世子之朝其父人臣之朝其君乃合凡諸侯之有廟享惟是四時之祠禴嘗烝已哉有時享亦有月祀時享以春夏秋冬月祀則以朔日閏月亦與常月同其禮必嘗有物以奠特不若告月之用牲有特羊也月朔之二禮文公於閏月不告月則闕其一閏一則嘗嘗不告月而猶朝于廟則是闕一而猶舉一也闕一而猶舉一則亦嘗盡

蘇氏轍曰春秋蓋有同辭而異實者矣猶三望猶繹可以已也猶朝于廟幸其不已也

七年

春公伐邾

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

管見須句為邾邑與古太皥之國異地而同名傳說多誤傳殊未審前僖公二十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秋八月及邾人戰於升陘傳稱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懸諸魚門君書于師公喪冑挫辱已甚故春秋不書公以深諱之及僖公三十三年夏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其時未嘗及邾人戰蓋邾人能戰而不耐守觀邾邑之須句及訾婁伐則取之其不耐守可見者邾人之能戰則自升陘知之當邾人來報訾婁之役豈不異其與升陘同挫我而公子遂不欲與戰乃帥師從別道趨邾舉言直擣其國都此為攻其所必救而邾人遂去魯而還故公子遂但書帥師伐邾初不指其過邾師於何地也至此文公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雖前之伐與取聯言其中不分指月日以視此年春書伐三月甲戌書取亦似不能不有難易遲速而其卒得取之者不踰春時則猶是邾人之不耐守也獨不可以與戰乃亟治其守備為守憑於城計魯都及他邑之近邾者殆皆完固惟于郚猶待繕修則恐邾人

瞰鄟之可攻。即謀入而取之。一若魯之今取須句也。故當既取須句。繞至魯而遂城鄟。若刻不容緩然。是又備其所必攻。邾人至。誓堅壁以禦。亦不必其與戰。度皆公子遂之出。此謀爲爾。鄟杜注。魯邑。下縣南有鄟城。今在山東兖州府泗水縣東南城。鄟則有備無患。惟使魯伐邾取須句者邾還伐魯。則不得以取鄟報其取須句矣。然邾本魯之附庸。令則儼然敵國。僖公之以末年伐邾取訾婁。未得刷升陘之役胄之恥。文公欲追承先志。以此年伐邾。仍不過取一須句而止。且惶懼而城鄟以爲之備。則何爲而不憚於勤軍旅興勞役哉。凡皆釁自魯起。故春秋獨譏。及魯師。于邾矣。譏焉。又僖文皆伐邾取須句。所謂取者。惟是入其邑而有所得獲耳。非能奪其地也。而傳乃云魯取須句。寘邾文公子以守焉。魯未嘗有須句。何緣而寘守耶。且邾文公之子乃叛其父而在魯者。魯取邾君之邑須句。而復寘其叛父之子爲之守。是誠何心。合之僖公二十一年傳云。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寘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其

事大相類皆非情理所居不足信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宋人殺其大夫

管見夏四月宋公王臣卒是月宋人殺其大夫此當據史記解之宋世家云宋成公卒成公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而自立為君為應其時成公之太子為禦所殺其少子杵臼不弃亦亦當匿初未得立為在喪之君何以赴諸侯使之會葬乎且禦之自立為君既因喪造亂而不赴則於宋公王臣之殯有必主于速葬者欲其葬之備禮亦不可得矣故春秋值茲文公七年宋公王臣卒但書夏四月而不并書日亦但書宋公王臣卒而不復書葬宋成公也宋人殺其大夫即指殺其大司馬公孫固言稱宋人殺之者禦以公族之私黨與其國中之亂黨同惡相濟故總以

人。著其殺耳。殺大夫書。殺太子乃不書者。春秋於他國君薨。其子未立為君而被殺。則不書。如前僖公二十七年。夏、齊孝公昭卒。其弟昭公潘。使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自立。其事不見於經。是其例已。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管見　去年秋八月。晉襄公卒。子靈公少。趙盾受襄公顧託立之。晉人欲立長君。其使先蔑逆公子雍於秦者陽處父也。于時狐射姑。亦召公子樂于陳。未至。忌陽處父。使續鞫居殺之。晉誅續鞫居。狐射姑懼出奔狄。公子樂自陳及晉。趙盾使殺諸郫。先蔑在秦。當無不悉聞者。由是討及陽處父殺。則公子雍之入晉。無內應。誰與趙盾為之敵者。觀狐射姑名公子樂於陳。狐射姑出奔狄。公子樂遂殺諸郫。夫非覆轍之明戒。與他無所恃。將亟請于秦伯康公。必欲得其親帥重兵以納之。一如前穆公之納公子重耳。然後敢入也。但所納非正。秦臣異議者多。久之乃定。故晉靈公既

立爲在喪之君又踰年改元及夏之四月秦伯乃自以師送衛公子雍比渡河將至令狐而趙盾之算偹早偵探技遂進軍以急趨之若惟恐其失秦師而不得與戰者然春秋書曰戊子晉人及秦人戰於令狐以爲趙盾之志乎此戰也云爾夫秦伯將兵以納不正之公子雍趙盾之志于戰似非得已而並加之敗絕以稱人者趙盾利於固其少主以擅晉權非臣之心秦伯志於奪其嫡嗣以長晉亂失君之道其執不當削其爵而人之哉令狐杜注在河東令在山西平陽府猗氏縣屬晉地戰於令狐傳言秦師敗績而不見經者以下書晉先蔑奔秦則秦師之敗績可概見耳蓋先蔑本在秦師亦與晉戰於令狐及秦師敗績先蔑遂自晉之令狐與秦師俱奔秦也若傳謂先蔑前已歸晉趙盾使將下軍拒秦師先蔑以秦師敗績迯軍而奔秦殆不足據又先蔑前逆公子雍與士會俱如秦及茲秦以師納之而敗績弗克納先蔑奔秦士會亦從之而經不及士會視傳爲畧以其爲副介而從畧也

狄侵我西鄙

管見春秋書狄之為患。自莊公三十二年。狄伐邢始。至閔公二年以後。文公七年以前。其間僖公在位。凡三十三年。狄。未嘗侵及魯也。蓋狄之於他國。侵伐圍入滅。靡所不有。要必。視其勢瀕衰替而乘之。故齊為強國。齊桓伯而狄不犯齊。及孝公與狄盟于邢。示之弱。比卒纔三年。狄之侵齊於是始矣。晉亦為強國。當齊桓盟洮之歲。狄嘗伐晉也。及晉文繼齊桓以霸。狄復不敢犯晉。值文公始卒。襄公猶在衰而。狄以其夏侵齊秋遂伐晉。及箕。幸襄公得而敗之。狄因以稍戢耳。計僖公三十三年中。初適伯主齊桓。歷十七年。卒。適伯主晉文。歷一　一年。皆有可依賴。而又能。以勤於政治。故狄患無及魯者　閟宮稱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　其我敢承。此。足知。其亦有。以威狄矣。逮文公嗣僖公立。於時未有霸主。以二年請昏於齊。許之。其四年夏逆婦姜于齊。而。遂會。狄之侵齊。焉。同念僖公

三十年夏狄始侵齊者。此爲再見。則齊之不競已甚。結盟何裨乎。又二年三月。及晉處父盟。至三年十二月。並將及晉侯盟。亦謂襄公初爲在喪之君。既得敗秦於殽。獲以敗狄於箕。其有力可知也。未幾值六年秋。晉襄公卒。子靈公少。晉陽處父主逆公子雍於秦。狐射姑亦逆公子樂於陳。忌之。使人殺陽處父。懼而奔狄。以晉大臣之負罪逋亡。狄敢私而匿之。則晉之不競亦已甚矣。盟何恃乎。夫齊晉失霸。歸之以魯與盟。既屬徒然。而文公復怠於政治。即其旱不雩雨。閏不告月。而他務之廢弛可知矣。又何怪狄之生心。輒乘此嘗試以侵我西鄙哉。是時魯卿若公子遂者。舊爲僖公所寵任。屢使帥師。文公役聽用之。過於初所信之公孫敖焉。其礙事必當待其籌策。乃春秋于此年夏四月。但書狄侵我西鄙。而魯之所以禦敵則未聞。殆以公子遂。狃于晉之從。無狄患。積值公之三十三年。而有明驗也。因是絕不爲之備耳。夫孰知其玩寇而寇即爲之至乎。是足戒已。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晉見扈杜注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今在河南開封府原武縣西北按扈為鄭地則此盟於扈者鄭之志也蓋鄭之南楚日益橫鄭之北狄日益肆彼齊衰東海而失霸已久鄭復何所依賴至秦之霸西戎者既以勢隔不能庇鄭又自穆而康其師屢敗於晉令年令狐之戰猶在耳也然則鄭求託國圖不能不以盟結晉矣其盟於扈者經稱公會諸侯晉大夫傳以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及晉趙盾實之不書可據計鄭之盟晉欲會諸侯使同之必其先嘗附于晉者而始至也文公二年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三年春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皆晉主兵齊侯許男曹伯不曾何緣得使與此盟哉惟以晉大夫為趙盾則絕無可疑者六年傳云陽處父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於是趙盾始為國政既成以授太傅陽處父與太師狐射姑行諸晉國以為常法[illegible]故以

月晉侯驩卒及冬十月葬晉襄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自是而趙盾之挾少主靈公以專政柄者晉庭無與為之匹矣故鄭之盟於扈以為得豈皆大夫趙盾圖尤愈於盟晉侯更卑也雖載書必首名晉侯不得絀以趙盾然盟非兵車之會豈可謂晉侯為少退不能同歃於壇坫間乎徒以稱君增其勢飾備之誇示諸侯乃趙盾所追求而未始得願者因是徇鄭之請而及公會諸侯之時直以晉大夫參之而盟于扈與夫諸侯及晉大夫盟是為上替則無待悉舉國數只以諸侯概之役之對大夫而自慚無色焉耳至趙盾為大夫而稱晉侯以盟諸侯是為下陵則亦不必斥其名氏惟止之為大夫以與上諸侯存君臣之辨不亦足使之對諸侯而竊維非分也哉又奈此盟首稱公不從諱公之例似無譏焉然公不能有外於諸侯之號稱也今其與大夫盟者間於諸侯則同諱公固無以自與矣且此盟為鄭伯之志故于鄭地之邑盟焉而究之以晉為主其大夫來如其君來則以鄭伯並統於諸侯

中。使之。從。諸侯。以。盟。晉。大夫。而。已。鄭。伯。更。何。以。自。見。乎。

冬徐伐莒

公孫敖如莒涖盟

〔管見〕徐本稱戎。是莊公二十六年春。公伐戎。未得志。秋。公會宋人。齊人。復伐之。時。齊桓。謀。北戎。不與齊抗。而自服。乃去戎號。特稱。徐。以。進。之。後歷閔。僖二公。惟。僖之三年。徐人取舒以犯楚之屬國。此與四年齊桓伐楚之意無忤。故。及十五年。而楚人伐徐。齊會諸侯以救之。十七年復與徐伐英氏。亦楚之屬國耳。及茲文公七年。初未審徐之何所怨於莒也。而徐乃伐莒。莒自晉文。敗楚師于城濮。與齊桓。以伯。莒。子。得。與。踐。土。之。盟。及溫之會。足恃以無患。歷八年而襄公嗣之。亦能有為。猶如故。未幾而襄公立。七年卒。靈公少。國柔。莫由以振。是。殆。徐。有。所。挾。于。晉。因。怨。莒。而。敢。伐。莒。

莒逆無所至於晉乃以求援于魯而欲置魯與魯莊公二十七年冬莒慶來逆叔姬僖公二十五年冬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二十六年春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莒慶為莒大夫會之婿也後文公七年其人猶在請盟於魯蓋以莒慶來也因是莒子不行公亦不越境將使公孫敖如莒涖盟焉耳蒞臨也盟之載書必列公名則公孫敖雖攝其職六卿臨之而已左傳文所帶敘者謂公孫敖取於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叔戴己卒又聘於莒莒人以聲己辭則以為襄仲聘冬公孫敖如莒涖盟且為仲逆及鄢陵見其美自為娶之仲請攻敖公欲許叔仲惠伯諫請以作亂而君不禁以長寇讎若之何公乃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為兄弟如初從之是蓋事之所有者統八年冬十月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十四年秋九月公孫敖卒於齊苟非溺於色淫殉身已氏何至背君廢命遁亡死而不悔哉

八年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管見 此年書秋八月戊申天王崩正爲明年春毛伯來求金幷其端也而文公之於此年十月使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又於明年二月使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皆因之矣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管見 六年冬十月文公使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則君之被用公子遂殆私結之早有盟于衡雍之約矣衡雍爲鄭

北今河南開封府原武縣西北五里有衛雍城，即衛雍也。是皆許之來，而邢令平。冬十月，趙盾蓋以是地及晉之隙，與盟原懷，業與鄭衛，邢傅近。公子遂趨逆其來，乃以壬午於晉趙盾請得戚邪約，以盟於衛雍也。然人臣無私交，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糾等刑牲歃血以為私盟，是則春秋直書其事，有不待貶絕而自見者。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管見〕雒同洛。雒為周之東都，何以有雒戎哉？蓋戎為通號，不拘於方。周初以來，凡征伐蠻閩夷貉，其俘囚皆置於官。設秋官司隸掌之。蠻隸百有二十人，掌役校人養馬；閩隸百有二十人，掌役畜養鳥而阜蕃教擾之；夷隸百有二十人，掌役牧人養牛馬與鳥言；貉隸百有二十人，掌役服不氏而養獸而教擾之，掌與獸言。此其分職也。司隸則掌四翟

之隸使之各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供其役者同之怚所用耳此與中土之民不相混所又皆有事任餘廩以遂其生初無患也既久而種衆多周室亦微非司隸所能皆攝於是自相糾集以成部落群推其黠者為之長況以不靖前僖公十一年傳云夏揚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秋晉侯平戎於王明年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王子帶奔齊又二十四年傳云王子帶奔齊王復之又通于狄狄女隗氏之為王后者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居于鄭按伊水與雒合可單稱雒戎亦可並稱伊雒之戎揚拒泉皐地名雖有異要不出伊雒以外者耳再按戎為通號狄亦為通號周官之諸隸惟貉隸實為北狄而司隸掌之則蠻閩夷之隸與貉隸統為四翟之隸翟同狄狄為最強故四隸皆從強稱曰狄狄合為一類而已是足知僖公十一年與其二十四年後傳所稱狄者即前傳所稱但

雒之戎非有二也前儒所稱揚拒泉皐伊雒之戎者即此經所稱雒戎亦非有二也至戰于王子帶之名狄伐周晉侯為之平戎于王是時晉侯為惠公夷吾夷吾無能為其戎閒罪於狄而使平於王則是狄之勢幾與荊為敵國強禍亟矣及晉文公立銳意圖霸值頹叔桃子後奉叔帶以狄師伐周王出在鄭之氾而叔帶以狄女為后之隗氏居於溫文公以師納王取叔帶於溫殺之於隰城其於居溫之隗氏無聞則亦同於殺耳自是狄稍歛抑未幾而文公敗楚師於城濮大合諸侯為踐土之盟又會之溫與翟泉罪業戚而雒戎之總稱狄者乃竊附於晉為之用有事而徵其師亦必從以故文公初卒襄公在喪而其敗秦師於殽者姜戎亦與力焉姜戎亦通為雒戎雒為戎醜共踐之地姜則戎簡獨標之姓也又豈有二乎哉惟是年晉人敗狄於箕則北狄之來自俐方而未處於雒者不得混而為一焉觀前晉文之卒在既霸之四年未久也襄公嗣之亦七年而卒子少趙盾獨受顧託立靈公遂專晉政勢傾朝

野。備能假文襄之餘威以嚴雒戎。雒戎不敢貳。值魯文公七年。趙盾巡視南陽。既以晉之旅從。復名雒戎整衆隨之。所以備行衛耀邊鄙也。及冬十月。趙盾至衛雍。公子遂先至。爲其前有盟之約也。月之壬午。公子遂乃特會趙盾盟於衛雍。雒戎不與。因別駐於暴以待焉。然雒戎雖附於晉。仍足與晉抗衡。而不相下也。公子遂既盟趙盾。其能蔑視雒戎哉。故自冬十月壬午迄乙酉閱四日。公子遂自衛雍及暴。亦復會雒戎盟於暴焉。是蓋盟趙盾時。公子遂嘗請於趙盾而許之者。暴。杜注。鄭地。路史曰。暴辛公采地。一曰暴隧。於今與圖無的指。大抵與衛雍近者爲是。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管見】此年秋八月。天王崩。崩使合奔王喪。豈得使卿弔乎。而文公于其冬十月。使公孫敖如京師者。以四年冬。夫人風氏薨。五年春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三月。王使召伯來會葬。皆以因緣王朝之毛伯將王以金而致此。閱二年。

而歸金未盡歸王，王又以此年八月崩，因是於冬十月使公孫敖如京師，以金歸之。維時公孫敖者，為公子遂所偪，又公之委任，不肯加以如莒涖盟，擕公子遂己氏而自從之。公子遂請攻敖，公亦將許，公子遂則其身已不容於魯矣。維惠伯成之，使公子遂舍之，公孫敖反之，己氏歸莒。然公孫敖之溺情孔熾，不憚終以身殉，復何戀於魯而不從己氏哉？值茲使如京師，以卒歸賂金，援諸毛伯供王之葬事，而公孫敖乃不至而復，懷其歸王之金，以丙戌奔莒，從己氏焉。是以明年春有毛伯來求金。二月，復使叔孫得臣如京師，而後以辛丑葬襄王。此公孫敖之奔莒，何以必紀其日？著其奔莒之謀，欲乘公子遂之不在魯耳。上書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閱四日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於暴，明日則丙戌也。公孫敖以是日奔莒，魯從無公子遂，則更無請於文公以追躡其後者，是乃得以逞行而等於安驅也與。

螽

【管見】螽即蝗之別名，於冬十月書螽，書其不滅也。螽至冬十月而猶不滅，則前之害稼可償，後之遺種尤足患矣。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管見】去年夏四月，宋成公王臣卒，史記言成公之弟禦殺太子及大司馬公孫固，而自立爲君，宋人共殺君禦，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是爲昭公。昭公立，纔及踰年改元，其冬十月，書宋人殺其大夫司馬，注以司馬爲昭公之弟公子卬。然則去年禦殺成公之大司馬公孫固，宋人殺禦立昭公，昭公即以其弟公子卬爲司馬矣，而傳又言樂豫爲成公司馬，及昭公立，乃以讓公子卬，彼禦所殺之公孫固，曰大司馬，猶是司馬而已，成公之司馬惡得有二哉，惟昭公值家之多難，以公族之世其卿者，太盛畏偪，欲去之，而其弟公子卬爲司馬，專兵戎，卬違昭公之意，以圖公族，其公族

之策先謀殺司馬公子卬司馬遇害故書曰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凡春秋書殺其大夫者名則有罪不名則無罪然不名而泯其官又別為一例蓋即以其官枚其罪云胡傳曰司馬主兵不能其官而至於被殺以此訓公子卬其將何說以自解乎宋司城來奔司城即司空宋以避武公諱改之此司城者注謂公子蕩之孫蕩意諸始其人耳但傳於去年宋公王臣卒叙別六卿稱公子蕩為司城則未敢以為確攷僖公二十五年宋蕩伯姬來逆婦注謂魯女伯姬適宋蕩氏蕩為宋世大夫彼宋公族之蕩氏又豈有二哉凡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不得稱公曾孫則以王父之字為之氏蕩氏既前見矣其王父公子蕩豈得尚存是知當昭公之元年指其司城為蕩意諸可也若當成公之卒年指其司城為公子蕩不可也蕩意諸為司城胡以來奔蓋附於司馬公子卬與昭公共謀去公族者宋人既殺司馬公子卬司城蕩意諸懼及因是而來奔於魯與其亦不名而舉其官者與公子卬一例皆即以其官枚

其罪云爾。胡傳曰。司城守土。不能其官。而至於出奔。以此譏蕩意諸。又將何說以自解乎。至於宋公杵臼。簡任司馬司城。而皆不能其官。或被殺或出奔。君復安所恃以自立也。胡傳推言之曰。其君不免失身見殺之禍。宜矣。鄭又譏曰不宜者

九年

春毛伯來求金

管見　文公嘗因毛伯賂襄王以金。及王崩。而猶有未歸王者。去年冬十月。使公孫敖如京師以金歸之。公孫敖不至而復。丙戌。懷其金奔莒。於是此年春。頃王改元成君。將以二月葬襄王。而魯之金不至。毛伯知。使人問魯。亦貲。司。乃遽藉王朝之使次而俱來也。將行。亦必請於王。而王許之比至魯。其[illegible]舍蓋以葬襄王為辭。一以[illegible]王在長。不待[illegible]

金遂無以葬襄王然此何以不春秋書曰毛伯來求金
求賻其昧於若無求之義即將不成禮王而與以封年
且會葬襄王之諸侯也故毛伯來求金雖
貨請於王而王許之而經則直稱王使

夫人姜氏如齊

【管見】趙氏鵬飛曰父母存夫人歸寧常事耳何以書蓋於
常之中有故焉不可以不志也文公並妃匹嫡齊女出姜
生惡及視又娶於共嬴生倭嬴寵而倭將貴故出姜如齊
謀於父母也其歸寧有其故存焉是以聖人書之以為十
八年歸齊之張本此論極確按文公四年夏逆婦姜於齊
及茲已六年固宜其有世子赤矣而左傳名惡當以從赤
為安他若敬嬴或稱共嬴及敬嬴之子宣公名倭或作接
然敬嬴見於經不可與共謚混春秋年表於宣公則略其
名傳者而但曰接如之
亦併見於稱說多歧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

〔管見〕叔孫得臣如京師特以毛伯來求金而公使叔孫得臣歸之耳非會葬襄王之謂

辛丑葬襄王

〔管見〕王之崩諸侯奔喪及會葬有常禮春秋不書其書者必有故焉自隱公三年春三月庚戌天王崩書此平王宜臼也天王赴不名而是年夏四月辛卯尹氏卒亦不以名赴僭擬於王乃特舉天王崩以正王臣之稱尹氏卒者此其故矣其葬平王適無故則不書桓王爲平王之孫既立以桓公十五年書三月乙未天王崩即桓王也及莊公三年乃書夏五月葬桓王天子七月而葬而桓王之葬距其崩特凡七年以此故而崩葬並書欲以志其非常焉而至桓王子莊王在位十五年莊王子釐王在位五年其崩葬皆無一書蓋以未嘗有故也惟釐王子惠王在位二十五

年。況立世子鄭其繼室子叔帶欲撓世子而代之時齊桓已弱。乃於僖公五年。以諸侯會王世子於首止。定世子。僖公八年。齊復會諸侯盟於洮。以謀王室。亦主於定世子也。是年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世子襄王定位。其弟叔帶亦懾於霸。主齊桓。而不敢逞。懷異志。召戎伐周。猶在數年之後。是惠王之崩時有故而葬時則無故也。所由但書天王崩而不更書葬惠王耳。若襄王之崩葬並書。是為有故其故維何。去年為文公八年。書秋八月戊申。天王崩。至此文公九年。春二月。書辛丑葬襄王。葬辛。不踰七月。而葬之定制。耳。然其間毛伯來求金。必以葬襄王為辭。叔孫得臣如京師。亦即因毛伯來求金而載之以往。將謂襄王之待此以葬也。不然則甫崩。及葬必有不能不踰七月者矣。王室之衰殘至此。惡得不書崩書葬以重加太息也哉。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管見】按左傳所載文公六年秋八月晉襄公雖卒是年春蒐公為夷之蒐將登箕鄭父先都於上軍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乃以狐射姑趙盾為中軍將佐七年夏秦伯送公子雍於晉晉人禁秦師及堇陰先克以軍事奪蒯得田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皆怨先克欲殺之遂作亂其作亂之始末則言此九年春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越十七日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未踰月及三月甲戌晉人又殺箕鄭父士穀蒯得夫賊無主名而晉人能得先都等五人之使賊者書殺之以償先克之死何以斷斯獄乎且杜注以乙丑為正月十九日經書二月從晉之來告也此無論告時舉二月殺日舉正月文法錯迕不合即就晉之殺其大夫言之故豈得以為僨事哉縱不獲已則必並有恥以其故告於魯者又三月之書晉人殺其大夫經由士穀及箕鄭父傳則先箕鄭父而後士穀以視經文及字於朕合中分辨之意惡能以無戾與至若傳言殺先都而繼以梁耳言殺

箕鄭父、士穀、而繼以蒯得。凡五人。而經則三人而止。或乃謂晉之大夫。如先都、士穀及箕鄭父皆卿也。祇益耳。蒯得未為卿。則不書。然自入春秋以來。凡書殺其大夫者。不必其非卿也。而但稱大夫。不必其是卿也。而亦同稱大夫。安見有別。其國之殺大夫。而非殺卿。則從而略之。邪儻之不盡可據。蓋如此。竊意前當文公七年夏四月。晉人及秦人戰於令狐。晉先蔑奔秦。先蔑及先都。即先氏之族也。昔周宣王殺杜伯。其子隰叔奔於晉。初封於先。因以為氏。晉文公時。及楚人戰於城濮。先軫將中軍。楚師敗績。其時晉惟三軍。文公從置三行以禦狄。本欲僭天子之六軍。特稱行以避之耳。三行分中右左。晉文以先蔑將左行。先軫之子為先且居。襄公二年。晉人及秦師戰於彭衙。先且居將中軍。秦師敗績。是則先之兩世相承。皆以將中軍而有功矣。及襄公卒。趙盾以受顧託立靈公。靈公少。晉人欲立長君。陽處父乃以先蔑為使。士會副之。逆公子雍於秦。先蔑以秦師送公子雍。至晉之令狐。趙盾帥師及秦師戰。秦師敗

續反奔先蔑亦自令狐奔秦於是而先氏所屬之族惟先都之佐下軍猶如故也初先且居有子曰先克克之蔑先克不悍推狐趙之勳以抑晉之諸卿因是狐射姑將中軍趙盾為之佐陽處父復易其班趙盾遂將中軍狐射姑為佐未幾狐射姑使殺陽處父懼而奔狄趙盾乃引先克佐中軍亦欲植為私黨云爾然先克敢誇言狐趙之勳豈能不自謂其祖父先軫先且居之勳也哉是則先克雖佐中軍其於將中軍之趙盾必不甘有以下之矣趙盾陰忌險狠多厚結死士以自衛如宣公二年傳所稱鉏麑提彌明之徒是已此而有欲中傷豈之人為之賊哉從可知殺先克者賊也使賊殺先克者乃趙盾也先都為先氏之族猶佐下軍乃忿然帥之以攻趙盾然趙盾之賊不可當趙盾之軍惡可敵乎故此年二月先都攻趙盾趙盾禦之殺先都當是之時先蔑已前奔先克繼復被賊而先都又為趙盾所殺晉之廷臣無復有先氏之迹矣獨先氏與士氏皆隰叔之後隰叔初姓士晉獻公時有士蔿士蔿之子則士

殺也士穀將晉上軍既深痛先氏之族頓亡又以其子士會前從先蔑逆公子雍於秦秦師納之不克納先蔑奔秦而士會亦從之乃於此年三月復謀帥上軍以攻趙盾猶懼不敵更約他族之箕鄭父助之箕鄭父將晉下軍先都嘗爲之佐有同寮之義亦不辭其勢似強於先都而其不敵趙盾則猶之先都也故春秋既書二月晉人殺其大夫先都又書三月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其兩稱晉人者靈公同未在位趙盾挾少主以專兵柄有無君之心其殺大夫先都士穀及箕鄭父皆由亂兵非國法也則總擬以人可矣箕鄭父非如士穀之與先都異氏而同宗故別其爲他族而曰及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管見此年春夫人姜氏如齊因拔嬴之嬖而有子遂恐世子赤之將易乃欲託於母家以定之耳及想諸齊侯而齊

佚諂遺之世子赤既有託而夫人姜氏反於魯以三月至非君至也於時夫人姜氏乃欲與君之至同必告至於祖禰其意將以世子赤切禱於祖禰而遂其庇廕使公與敬嬴及朝臣公子遂等皆側聞之而其如齊以託世子赤之故亦大白矣然夫人不獨入廟惟祭祀得以從君可知夫人姜氏如齊其反魯國無告至之禮也君出反必告如前文公四年春書公至自晉是也而此乃於九年三月書夫人姜氏至自齊者以其告至故書至以其告至之非禮故必書至以示譏焉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啓見文公元年楚世子商臣弒父自立是為穆王文三年楚人圍江晉使陽處父帥師救之其晉侯為襄公也四年楚人滅江晉卒不能救五年楚人復滅六則晉之救並無聞焉至七年而晉襄公卒立靈公左傳謂范山言於楚子商臣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此說啟伐鄭之端於時勢亦云審矣由是楚子師於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鄭及楚平於時楚師驟至鄭雖告急於晉度其緩不及事遂舍晉而服於楚又何以救為哉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則不及楚師故但書曰救鄭而已以為其師有名而實無功也趙盾等皆國卿其貶而稱人傳曰緩也以懲不恪杜氏釋又曰獨稱公子遂之名者俾後人知稱人皆大夫耳然諸國稱人亦所以人公子遂也是皆然矣但軍事以卿行皆必奉命於君人四國之卿而公子遂亦從之則固以人其君為主也獨卿已哉

夏狄侵齊

管見齊自昭公潘立。及茲纔十五年。而春秋書狄侵齊者有四。焉皆不聞齊之所以禦狄者奚若。則惟是謹避之以聽其俘掠而已。猶是桓公之子。亦見桓公之覇。而坐令國之衰弊至此。可勝慨哉。

秋八月曹伯襄卒

管見自僖公二十八年春。晉文侵曹。三月。遂入曹。執曹伯分曹田以畀宋人。曹伯襄辱身喪地。恥莫大焉。是年晉文以諸侯圍許。曹伯襄請歸帥曹師以共圍許。晉文如其請故曹伯襄復歸於曹。遂會諸侯以圍許也。圍許之後。曹伯復反其國。終晉文之世四年。繼以襄公七年。而及靈公之三年。其秋八月。曹伯襄卒。凡歷十有五年。惟是抱憤孤立。絕未嘗忍恥以事晉也。而春秋書其卒。殆亦謂其前之無禮於晉。不能謹始。而其後之未嘗忍恥以事晉。猶得保其

於，與，或擬晉靈公元年，當魯文公之七年。經稱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左氏指曰諸侯，為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而曹伯與焉，是非仍事晉乎，而不然也。曹伯襄自晉文時會諸侯圍許，明年，有翟泉之盟，曹伯襄已不至，及晉襄公立，霸業未遂，衰其諸侯之從於晉者，乃至公與晉士縠盟於鄭之垂隴，則曹伯襄蓋心鄙之矣。至若靈公之微，以少主而制於權臣趙盾，其時有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者，扈亦鄭地，其大夫則趙盾也，又非士縠之比，此而欲使曹伯襄之厠其間，其肯降心以相從哉。然則盟扈之有曹伯襄，經無明文，雖見於傳而不可泥也。

九月癸酉地震

管見 易傳震為雷，不曰地動而曰地震者，明其動之時有聲如雷焉爾。地震何以書，如公羊之言紀異是已。蓋異則反常，初莫測其成名之所由然，而後恐懼修省，因以倍至若周語伯陽父曰，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烝，於是乎

有地震。此其推闡氣化。已涉仿彿。後有爲之說者。乃復稱陽微陰盛。君弱臣強之所致也。諸侯變而不承天子。大夫變而不承諸侯。則於地震見其象焉。究之皆強作解事。難於徵信。又何怪乎妄者之以天變爲不足畏哉。

冬楚子使椒來聘

〔管見〕楚子使椒來聘。卽楚之范山所以圖北方之策也。北方。惟鄭密邇周疆。居天下之中。其道四達。故爲晉楚之所必爭。此年三月楚人伐鄭。鄭及楚平。是鄭已背晉而從楚矣。其時魯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晉實主兵緩。無救於鄭。亦不敢問伐鄭之楚。遂還。晉之無能爲已可概見。不誠北方之可圖哉。試就會晉救鄭之四國計之。宋衛許。皆接壤於鄭。可因鄭平以通相約結也。其或不然。以武臨之。亦可以就緒。獨魯邦在東。以宗國守周禮。將謀有以通好。舍禮何以乎。禮之於邦交。莫先於聘。此固楚子使椒來聘之所籌定者。與楚之來聘。將見前莊公二十二年。以

後無聞焉閒僖而及茲文公九年積之凡五十四年而忽使椒來聘其必有所因以達其聘之意於魯君者殆即此年三月會師救鄭之公子遂耳計僖公二十六年夏齊人伐我北鄙公子遂如楚乞師冬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則楚既有功於魯而公子遂亦必椒之所嘗接遇者楚子使之來聘維值魯文公為易世之君夫豈不欲因公子遂以通其好也哉至春秋書此不稱楚人而稱楚子非以其來聘而進之也當時晉與楚爭強楚本子爵視晉之為侯者差二等乃楚子既服鄭而又以結魯晉侯不能救鄭而又將失魯楚子其可抑乎晉侯益不振矣孔子蓋深慨之椒為若敖之後令尹子文之從子名而不氏別楚使於中國也書法與前之四年衛侯使甯俞來聘異與後之十二年秦伯使術來聘同楚則蠻而秦亦戎皆非衛為中國之比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晉見此亦秦之聘於魯也而聘意加厚則聘幣之外又有
以歸僖公成風之襚則書其歸襚之重者而聘可不必言
矣僖公薨已十年繼之成風薨亦已六年何為至是而來
歸其襚哉葢其意欲與魯君通好親之如兄弟因思歸襚
於文公之父僖公不惜自託於猶子以奉之又因僖公之
母成風後僖公卒則當並歸之襚亦不惜自託於從孫以
俱奉之如是而引為兄弟之誼始明必歸襚者於生君用
聘於生君之先世有不獲已而用其情含襚何以乎雜記
云諸侯相襚使者初執冕服致命次爵弁服次皮弁服次
朝服元端秦之歸襚於僖公當視此惟成風屬在夫人禮
未詳則亦歸之以其所宜服焉爾襚以贈死而秦之於僖
公成風乃歸其襚於十年六年之後文公之受之當如何
檀弓云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
練冠待於廟垂涕洟子游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
乎亡於禮者之禮也其動也中然則弔生不及哀與贈死
不及尸其久近雖或異時在主人受之於廟禮以義起可

矣。且襚之歸也。受之固不必其用之。喪大記云。君當人斂陳衣於庭。百稱。又曰。君無襚。謂大斂悉用己衣。不用他人之襚。送者以此言之。有所當襚而未得襚。又胡可辭。口。於不以尸。而遂已。耶。受之而不用。襚將安歸。周禮春官有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祭祀則以授尸。況祭則藏之。所謂遺衣服者。即先王先公大斂之餘衣服也。是可知致襚非時。既得受之於廟。當即以授守祧之有司。與其遺衣服。而謹藏之。矣。夫秦之以聘歸襚視楚之使椒來聘者。為加厚焉。而其安心求霸。則亦楚子之志耳。蓋楚在南。而與晉爭強。諸侯在北。則欲圖北方。秦在西而與晉為讐。諸侯在東。則亦欲圖東方。矣。東諸侯惟魯為宗國守周禮文。莫盛焉。而秦獨厚結於魯。將使諸侯聞之。皆曰國無隱也。其在君乎。勢當引領而向秦矣。然秦伯志楚子之志。猶是戎心。與楚蠻無以別。是宜為諸侯所不齒也。故春秋特與之而稱人。至其使臣不以名見。則又以為不足比於人數也夫。

葬曹共公

管見謚法執事堅固曰共旣過能改曰共曹伯襄復國之後終其身未嘗忍恥以事晉亦克懲其前之無禮於晉於謚法皆有合焉則知此書葬曹共公即欲一因其葬之謚以善之也讀者須着眼共字

十年

春王正月辛卯臧孫辰卒

管見臧氏起於僖伯公子彄之字子臧也隱公五年書公子彄卒其後哀伯達及其子伯氏缾皆不書是豈以其書卒者為善之矣至此文公十年書正月辛卯臧孫辰卒則又以示譏焉曷譏乎臧孫辰譏其父於竊位也前莊公二十八年冬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是已其為魯卿矣自莊以後歷閔僖而文凡四君居卿位及五十年其同時

有柳下惠。為公子展之後。系出孝公。嘗為士師三黜。徒以其直道事人耳。臧孫辰知其賢而不與立。彼不與於直道者。必將以枉道自處。計臧孫辰所與同列。其前為叔牙公子慶父。皆以強謀逆莫之敢攖。有季友雖不同惡。而因翼戴僖公之立。獨有勞。勞亦盛矣。其後為公孫敖。公子遂並恃寵。狠愎難與相抗。他如叔孫得臣。季孫行父。雖屬後起而與孟孫並出桓公。為三家黨亦成矣。此而欲效柳下惠之以直道事之。又豈得不同其三黜也哉。惟臧孫辰以知明以言見。但一於和。而不守介貌。為中庸遂自葉為魯卿以來。無災無難。得長樂以終老也。此春秋特欲著其竊位五十年。而書卒與竊位。則苟祿前莊公時於臧孫辰不舉他事。而特及其告糴于齊者。正欲借為後之苟祿於魯立案耳。國有饑饉。卿出告糴。古之制也。臧孫辰亦自言之。夫孰可指此為大有功於魯。必宜當身之食報。以逮沒齒也耶。

夏秦伐晉

管見 文公七年夏四月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則秦師之奔可知。及此年夏秦伐晉。報令狐之役也。其但書伐晉者，以晉人不出，秦未得與戰耳。前僖公末年，晉襄公初立，敗秦師於殽。秦以文公二年報之，又敗績於彭衙，用孟明也。穆公悔過自責，不罪孟明而猶用之。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衰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避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及文公三年夏，秦師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如趙衰之言。秦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未得與晉戰，伐之而已。故但書曰秦人伐晉。晉襄公卒，立少主靈公，趙盾專政，將中軍，長於用兵，蓋祖其父趙衰之法。昔秦穆公與晉襄公，並以文公六年卒。明年為文公七年，秦康公聽晉先蔑之請，以師納公子雍於晉。趙盾皮其貪置晉君之功，而非毋志乎戰，可敗也，乃急擊之，故當戰於令狐，而秦師敗績大奔。先蔑亦由之以奔

耳。例三年而及茲文公十年。秦興報復之師以伐晉。在秦公積憤既深。且先蔑前奔在秦。又嘗有士會從之。則所以為秦圖晉者必審。此師豈可當乎。趙盾乃懲文公三年之秦人伐晉。晉師不出。即所為不戰而屈人之兵也。因特令堅守以待之。亦不出。與其父趙衰之法同。秦亦伐之而已。未得與晉戰。故前但書秦人伐晉。而此亦但書秦伐晉也。至前之伐晉為穆公。賤而稱人。此康公伐晉。乃獨稱秦而不復人之者。以此兩伐晉之由。皆狃於讐怨相尋焉爾。既賤穆公。則康公為一例。不再賤而從省可矣。

楚殺其大夫宜申

管見宜中為鬬氏。楚成王頵之弟也。文公元年冬。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而自立。是為穆王。宜申為成王之弟。則穆王之叔父也。此文公十年。左傳謂宜申與仲歸字子家者。謀弒穆王。王聞之。五月。殺鬬宜申。夫宜申事穆王已十年

矣而忽稱謀弑穆王則稱是其須有之事耳故春秋不以宜申為賊而仍書大夫王之殺之亦不以為討賊而仍書殺其大夫也宜申豈果無異志而為良大夫哉孔子不深核宜申之隱慝正欲借以重誅穆王商臣之顯惡也穆王為忍人能行大事忍於其君父何所不忍於其大夫能行大事於其君父何所不能行誅刑於其大夫乎殺其大夫者甚穆王也將加之貶絕不可書楚子而並不書楚人於意云何蓋以穆王商臣蠭目而豺聲當其行弑則逆戾如梟獍及其用殺又猛烈如鷹虎皆禽獸之行又何從得而目之曰人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管見】周初以冬十有一月即位改元是後頒朔於諸侯皆首冬十有一月其所稱正月者必為建寅之月固未嘗以冬十有一月為正月也前文公二年春秋書其旱曰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此文十年春秋又書其旱曰自

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玩句字至于字文法皆就一年中言之十有二月之前為十有一月則周以冬十有一月為年之首可知矣十有二月之後為正月則周雖以冬十有一月為年之首而其未嘗以為正月亦可知矣

及蘇子盟于女栗

嘗見 按此書及蘇子盟于女栗非魯之文公乃周之頃王耳蘇子蘇忿生之後也昔武王克商蘇忿生為司寇封以溫其國有十二邑溫為都陸氏淳曰畿內諸侯皆曰子蘇子及劉子單子尹子是已入春秋以來及諸已百有五年所稱蘇子者必非一人隱公十一年王取鄔劉蒍邘之田於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陘隤懷是皆王所弗能有而取以與鄭者周既失鄭而蘇子亦叛周而即狄矣故莊公十九年王臣蒍國等五大夫因蘇氏奉子頹以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衛衛師燕師伐周立子頹及僖公十年蘇子又不能於狄狄

人伐溫溫子奔衛於是乎失國狄人主剟掠不貪其土溫本周畿內地時襄王初立勢不能繼其田而有之至僖公二十四年襄王復有叔帶之亂出居於鄭二十五年晉文公納襄王于周王與之陽樊溫原欑茅之田即蘇子之溫地也晉使趙衰為原大夫狐溱為溫大夫則溫地皆為晉有此僖公二十八年晉敗楚於城濮既盟踐土又得會諸侯於溫也與自後晉文閱四年卒繼以襄公亦閱七年卒立靈公當晉文公之六年靈公少趙盾專政是晉之霸業將成未幾而遂隳矣綜而計之中間楚憤於南滅江滅六未已而復伐鄭晉皆不能救而狄之恣行於北者已見四侵齊一侵魯又何嘗遂已乎觀此文公十年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則楚亦不敢與狄遇矣狄勢甚強彼蘇子之父失溫者或轉乞憐於狄以求復其國而狄亦因而置之將使為之附屬以借其聲援也由是而蘇子乃乎入溫此入溫稱蘇子據先之已失國言前奔衛稱溫子據先之未失國言耳夫蘇子之復國倚狄勢晉何能若周聞知

那會晉之與秦搆怨交兵數興師旅固不暇謀及蘇子也而蘇子乃謀所以靨晉者惟是得王與盟則其復國所由非倚伏勢而奉王言也晉將徵貢有載書之貳藏在盟府不可誣即莫敢廢夫豈不足以有恃而無恐哉顧蘇子欲王與盟而王遂及蘇子盟者則何以故以前年秋八月襄王崩頃王立去年春二月將葬襄王頃王先使毛伯來求金是文公嘗由毛伯以行賂於襄王其金猶有所未歸者由此以推可知頃王所欲者惟金毛伯所欲致於頃王者亦惟金蘇子苟以金賂又何至有欲王與盟而乃不得王之及蘇子以盟者乎如是而頃王之為王不成其為王矣春秋於前之數王或有當貶惟王不稱天則已而茲於頃王並不稱王但書曰及蘇子盟于女栗則頃王竟自下淪於蘇子而無以辨也故其後在位五年其崩不得書天王崩及自崩而葬亦不得書葬頃王皆因其不成為王而削之女栗杜註地名闕今主頃王及蘇子盟立解則女栗即當在王城近郊以內不必他求也可

冬狄侵宋

宫見狄之為患自莊公之卒年伐邢始歷閔僖二公及文公之初數侵衛晉鄭齊諸大國猶未至於魯也當文之七年夏狄則侵魯西鄙矣亦猶未至於宋也越今文之十冬狄遂侵宋則何以悉行若此盖以狄侵魯之去年冬晉殺其大夫陽處父賈曾狐射姑使殺之也因懼誅而奔狄趙盾送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致諸境是欲使之終於狄矣狄有鄭舒為相趙盾亦知其能狐射姑為狐偃之子姻於鄭事不得復歸晉豈不依於鄭舒以佐狄謀哉觀其奔狄之明年狄侵魯西鄙必謂文公忿其卿公孫敖公子遂因爭政失和飄以所不虞為戒魯可侵也於是而使狄侵魯之西鄙本由狐射姑謀之者耳狐射姑一稱賈季僩謂狄侵我西鄙公使告於晉趙宣子盾使因賈季問鄭舒且讓之夫趙盾無救於魯而乃欲於狄之鄭舒先加勞問後申責讓正因奔狄之賈季為狐射姑者以達之然則從魯之

謂非狐射姑而誰彼年秋侵魯之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其弟禦殺太子及其大司馬公孫固而自立國人共殺禦立其宋公王臣之少子杵臼是爲昭公昭公懼公族之太盛欲去之宋公族先使殺其大夫司馬公子卬宋司城蕩意諸來奔大夫以司馬主兵司城守土而皆不能其官至於或殺或奔則宋之可侵亦概見矣以故狄侵魯西鄙之後閱二年而及今文之十年冬更有事於宋而侵之要亦狐射姑之役而爲此謀焉耳微後文十三年傳云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子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勳郤成子曰賈季亂且罪大乃止賈季即狐射姑晉患秦之用士會因懲於狄之早用狐射姑也其曰難日至者又即憂於狄之終將及晉也其曰若之何者更苦於合晉之猝難禦狄也夫孰非關此狄侵宋而爲之警心動魄也哉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管見楚子及蔡侯皆不削爵非善之也欲君其以師次于厥貉皆其君自將耳豈如卿代之行者或臨事不決而必須於請命哉厥貉杜注地名闕當在陳州項城縣按今陳州即周之陳國項城在州東南九十里楚子蔡侯次于厥貉者蘇氏轍曰將伐宋而不行故書次此解次字最確伐宋之役楚子主兵蔡之從楚已三世自莊公十年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其子肸盟國一與齊桓北杏之會後爲穆公歷二十九年皆從楚穆公肸卒蔡侯甲午立是爲莊公及二十九年而值兹魯文公十年前惟晉文敗楚于城濮一與踐土之盟及溫之會此外亦皆從楚則今之會楚子以伐宋者恐得不惟命是聽也耶至左傳叙此年楚子伐宋首稱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亦非無據蓋此伐宋之先年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見於經以緩不逮事鄭及楚平其伐鄭之先二年傳稱楚

侵陳。允壺卯秋楚公子朱自東夷伐陳陳人敗之楚公子茷陳懼乃請楚平楚將伐宋道必經陳故先與陳平而後及鄭平也然則陳侯鄭伯並以楚子之伐宋而會于息距不信哉乃其次于厥貉春秋於楚子而外獨及蔡侯則何以故觀上書狄侵宋即所書楚子蔡侯次于厥貉並以冬字統之則同是一時矣維時楚子以陳侯鄭伯及蔡侯由息而趨宋至厥貉而適有使人以狄侵宋來告則陳鄭之邊鄙有滿於宋者必當備其充斥於是陳侯鄭伯皆請於楚子以歸其國急籌疆事以故次于厥貉者惟楚子從楚子以次于厥貉者惟蔡侯耳何以必次楚伐宋未至而狄先侵宋此不可以遂反亦不可以遂進進而及宋必與狄遇狄不避則當戰戰而勝是不成伐宋乃轉為救宋矣萬一狄挫楚師而楚師不競顯為狄所輕又陰為宋所幸其何以懲之此殆次于厥貉之時所熟計者與且其次于厥貉將約狄之莫敢攖而不進足以養威亦知宋之不遂滅而徐反又足以市德也玩經文但書次于厥貉而止則當

狄既侵宋而去之楚子固未嘗以蔡侯豎蔽厥路必欲卒成其伐宋矣胡以決其能然也蓋楚子商臣雖凶殘不遂彼范山之導以圖北方者非爭霸乎凡霸術必有所假以自文若使狄之侵宋者方去而楚子之以蔡侯伐宋者旋來則於狄爲同醜爲濟惡是謂不義於宋爲乘弊爲重傷是謂不仁不義不仁霸於何成乎以此論楚子而楚子必悟即當與蔡侯之次于厥貉者偕還自厥貉也至左傳詳言楚子之伐宋而宋服亦既逆勞聽命矣而復道之以田孟諸不悍張楚之威其田之陣名孟有左右輒以宋公與鄭伯分掌之而又有楚三大夫爲左右司馬加於宋公鄭伯之上將田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司馬文之無畏抶宋公之僕以狗其戮國君乃至此極亦駭人聽覩矣或譽之復直抵以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無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避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式蹇好勇而無義何能侮口說詩度皆前人所謂左氏浮夸之類矣傳之失實蓋由徒知楚子蔡侯以伐宋次于厥貉

而不知其次于厥貉者。先于蔡侯。而卒未與伐。宋也。然則諸傳必求與經文所有。乃為可信。

十有一年

春楚子伐麇

管見　左傳云。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于防渚。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防渚。杜注。麇地。胡朏明曰。防。即防陵也。今為房縣。屬湖廣鄖陽府。錫穴。杜注。麇地。漢錫縣。屬漢中郡。師古曰。即春秋錫穴也。隋唐宋皆屬均州。明成化中。始為鄖陽府治。季氏本曰。楚不得志於天下。則伐其近國。而已近楚小國。伐未有書者。必不服。而後書。見麇能自守也。賀氏仲軾曰。麇之國。不大於蔡。然楚子伐之。一敗于防渚。再迫于錫穴。而終不削。與楚戎者。是不可以威劫也。小國之臣服於楚。未必皆本心。介于彊暴而莫之或恤。不為蔡許則為江黃矣。彼江黃皆以慕義而名亡者也。以此言之。為麇子

者不亦難乎聖人亟嘉守義而不屈者故書曰楚子伐麇以彊楚之君親暴師焉見麇為楚所注意之國而不敢輕也按二說為得經意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管見 承筐杜注宋地在陳留襄邑縣今河南歸德府睢州西三十里有故承筐城按承筐為宋地則此會為謀宋耳前宋公王臣當晉文時會師城濮盟踐土會溫盟翟泉及襄公時又盟于垂隴會師伐蔡伐沈貳一於從晉至昭公初立值魯文公七年宋公王臣卒其弟禦殺太子而自立宋亂國人共殺禦立宋公之少子杵臼是為昭公文之九年楚人伐鄭宋亦會晉師救之其從晉如故也文十年冬狄侵宋同時又有楚子合陳鄭蔡以伐宋宋極危矣惟楚子伐宋之師至厥貉而適聞狄之侵宋焉陳鄭請歸其國以備狄在楚子亦復畏狄之強而不行乃以蔡侯同次于

厥貉也。遂狄之役宋者已去。而楚子亦旋以蔡侯自厥貉還。不復終伐宋。是宋亦未嘗以為楚所迫而無援於晉哉至。即楚而背晉矣。以故此文十一年春晉乘楚子伐麇之閒使其大夫郤缺至於宋弔狄難之不廣。因賀楚師之不害。即使名諸侯之大夫會于承筐為宋謀所以善其後也。然晉之霸業既隳則其霸令亦阻。是年夏晉郤缺在宋之承筐。其諸侯之大夫來會者惟魯一叔仲彭生而已。他國皆不至。然則晉之大失諸侯不可即此會大夫者徵其概哉。至就事論事。晉郤缺為次卿。魯叔仲彭生亦非執政。其謀之不遠亦可知矣。

秋曹伯來朝

【管見】曹自共公襄與衛成公鄭並為晉文所執。後皆復國衛成已於晉襄公時從晉伐沈且救鄭矣。以後之盟會不必言。惟曹共終不忍恥以事晉。以魯文九年辛丑子文公壽立。當晉靈公之三年。其時晉衰而楚彊。陳鄭亦與蔡俱從

楚矣。及茲曹文之二年，為魯文之十一年，其秋書曹伯來朝，蓋善之也。曷善乎曹伯？以其猶不朝晉者，能守其父共公之志，且以其不遂朝楚者，亦絕遠於他國陳鄭蔡之行焉爾。至左傳但稱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趙氏鵬飛曰：諸侯世相朝，禮也。曹文公即位而來朝，常事耳。春秋不書常事。

公子遂如宋

管見　左氏謂襄仲聘于宋，且言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按此傳得實，蓋以聘如宋而因賀楚師之不害，亦禮之常。春秋於常事不書，則公子遂之主於言蕩意諸而復之者，豈不誠然乎哉。前文之八年冬十月，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其司城即蕩意諸也。蕩氏本桓族，世為司城，寧肯鬱鬱居魯以終乎？在意諸自度，以為先之懼禍出奔，亦由附于公之母弟公子卬耳。卬為司馬主兵，司城主守土也。司馬被殺，而司城何得不奔？有所不殺已

則非果悍然不顧敢於逐官以棄其君者是不猶有可復之理哉獨欲得一人焉能與宋公言之必可幸也於時公子遂為魯執政久每交政於中國蕩意諸乃欲與相結自其情公子遂亦諳之故此文十一年秋將聘于宋而因貸楚師之不害不必其大夫皆不稱使而尊蕩諸正卿公子遂也而公子遂以蕩意諸故則請自行然則以此書公子遂如宋者合諸前書宋司城來奔者通觀之而其如宋之為蕩意諸經文未嘗顯白而當日之情事無不可推見矣

狄侵齊

嘗見狄之侵齊自僖公三十年始及茲文公十一年合之總十五年耳而春秋書狄侵齊者凡五見皆在齊昭公潘之時總未聞齊之有以禦狄也可慨也夫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管見 杜注概謂鹹為魯地。於今圖志無的指。度當在魯之西鄙與齊疆偪近者是已。文公七年夏狄侵我西鄙。魯未有以禦狄。及茲文十一年秋狄侵齊魯。料其侵齊者將反必經於魯之鹹。於是叔孫得臣潛師以要擊之。乃於冬十月甲午得敗狄于鹹也。計自狄之為中國患及四十餘年。其侵伐圍入滅見於春秋者已十有八。其被患之邢衛晉鄭以遠齊魯宋諸國。惟當僖之末年一書晉人敗狄于箕。至此年得再書叔孫得臣敗狄于鹹而已。可勝慨哉。而叔孫得臣方以獲長狄僑如為功。遂名其子宣伯以自旌焉。亦足羞矣。且狄之有長狄。特以長擬。亦欲誇其一可當百。使聞者為之奪氣耳。今既為魯所獲。其長得與常人增至過半。亦足駭矣。而左傳乃言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穀梁又謂叔孫得臣最善射。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說者以欲誤定其長為五丈

四凡如何有足。當未發而射其目。則可及。當既獲而以戈摏其喉。則有不可及者。況僑如之死。猶不忘無以置之。若於其生時。而謀所以衣之食之居之寢之。將何以能給乎。又僑言僑如有弟焚如。焚如有弟榮如。簡如。前魯桓公十六年。齊王子成父獲焚如之弟榮如。後宣公十五年晉滅潞獲僑如之弟焚如。榮如以桓之十六年死。至宣公十五年。既一百有三歲。而其兄焚如尚存。僑如又屬焚如之兄。據此發僑如之年。上及獲焚如之年。相距亦八十年矣。合之自幼而冠。正盈百歲。何能既長且壽。而役有勇若此耶。不寧惟是傳敘僑如而先推其前世有緣斯。其國號為鄋瞞。杜氏申傳又說並著其漆姓。在夏為防風氏。在殷為汪罔氏。愈加附會。僞涉荒誕。求其可信。只以經文所書敗狄于鹹為確他如叔孫得臣之獲長狄僑如。即謂並無其事。亦可。蘇俗情好詭怪。文人亦每愛傳奇。左氏所本。非皆為信史也。

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管見）劉氏敞曰。左氏曰。郕太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皆非也。郕實郕伯。來奔。又何以辨哉。且魯但以諸侯逆之。便謂之郕伯。春秋又遂沒其尊。土叛君之罪。反謂之諸侯而尊之。則何以稱。不登叛人哉。意者先郕伯以去年卒。大子即位。而不能自安。遂出奔。此乃真郕伯矣。以其即位日淺。或謂之太子。而左氏則誤以為太子出奔也。按此說辨郕伯二字甚悉。其於郕伯來奔之故。但言即位而不自安。仍未得覺。討自入春秋以來。至此。凡書諸侯出奔者。其大端有二。一則偪於強大之侵吞也。如僖公五年。楚人滅弦。弦子奔黃。二十八年。晉侯伐衛。衛侯出奔楚。是已。一則迫於交爭之篡代也。如桓公十年。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十七年。衛侯朔出奔齊。莊公二十四年。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是已。今郕伯之國。不

明外患必有內憂。郕之先君以去年冬卒。太子即位。正當踰年。改元之際。未正月則得成其為君而稱郕伯矣。然當時之黨爭。奪嫡爭興於我。在周都王家亦屢見之。況諸侯乎。郕伯當非嫡。此大亂之在郕。君逃者何。至以在位之君降諸而出奔也。看定奔字。而其來奔之故亦可推見矣。又其書來奔者。見郕伯獨奔于魯。並於齊之外別有譏焉。旨譏爾。譏衛侯成公鄭也。前魯隱公五年。衛師入郕。郕已服屬於衛。及茲歷百有二年。未嘗或貳。然衛自懿公以狄難失國。文公徙居楚丘。遷桓城之。猶能以自立。及其子成公再避狄難。而遷於帝丘。勢益微矣。且外患未始絕。中間也經元咺及公子瑕之內憂。晉侯執以歸于京師。閱二年。晉侯歸之。幸不死。乃逃歸。復國之後。仍忍恥事晉。苟且圖存則已。豈猶能以郕為衛之與國。欲因郕亂而定之。即終有以成郕伯哉。此郕伯所由舍衛不奔而獨來奔于魯也與。夫郕伯來奔于魯。即為失國。失國則當名而不名者。從其先之未失國言。亦即包其後之終反國言耳。春秋書書於

小國恒畧故當郳伯來奔則書郳伯復歸于郳則不書只以此不名見賤亦雖畧而仍詳也

杞伯來朝

管見　按此年春正月杞伯來朝貫合下二月庚子子叔姬卒一串說葢子叔姬為文公之女杞伯前聘之及是有昏期乃自來逆女于時為春正月比至于叔姬積有疾旅以二月庚子卒是則不成昏禮之親迎故但書曰來朝而已禮女子許嫁笄而字叔姬其字也加子字者為其當嫁時而未得行遂卒猶是昏之女公子云爾然春秋書此豈徒以其遇昏禮之變而志之哉攷杞國世次圖始武公靖公共公及惠公皆有謚而無名魯莊公二十五年以其女伯姬歸于杞即惠公為夫人也生子成公為世子名亦不聞僖公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以惠公有嬖妾生子即後裔公六年所稱杞伯姑容是已伯姬慮其將危世子乃携之以朝于魯而託焉其明年惠公卒成公立至德公三十一

蓋自成公即位之初，凡二十六年，必已娶夫人而有子矣。而壽考乃許杞伯姬來求婦者，將以前宥子之夫人卒，又求于魯以為繼室焉耳。自是以後，復閒十五年，為此文公之十一年，其春正月，杞伯來朝，本為欲娶子叔姬為夫人，而來逆女。夫非實為成公之子而何哉。度惟成公適以上年卒，其子嗣之，以此年正月改元稱杞伯，旋乘此正月要夫人逆女于魯。會女死，不果娶，是為在喪而急于脩國人公嘗其送欲窺觀，將為不道。因是而其庶叔姑容為成公之弟者，久懷覬覦，慨不憚倡議廢之，遂自立，人亦即以成公子杞伯之元年，號為成公弟姑容之元年。故杞之世次，成公之下，繼以其弟桓公姑容，中間見闕成公之子立為杞伯者頗終此杞伯，不知所終，縱閒其死，而亦不祔于廟。可徵莫若為由此推之，則春秋于此年正月書杞伯來朝，仰微旨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其慾實欲借以存此杞伯者為成公之子，已制為杞伯，而其庶叔姑容謀有以篡代之惡。說者多以此杞伯即為桓公姑容，並因前傳公二十三

年莒杞子卒遂誅以杞子爲杞伯成公既卒則傅其弟姑容再不知杞子爲商以前所封在今山東青州境杞伯則周所封以備三恪者在今河南之杞縣惡可混乎。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夏楚人圍巢

〔管見〕去年春楚子伐麇此年夏楚人圍巢麇屬今湖廣鄖陽府境當楚之西鄙是爲山國多險阻內既有庸濮之外復通道於秦巢屬今江南廬州府境當楚之東鄙是爲澤國多深塹內既有舒蓼之外復通道於吳皆不易服也楚於此二年中西既伐麇而東更圍巢亦四鄰以固吾圉耳其於圖北方之志亦已寖矣且其伐麇者但曰伐而已非能遂取也其圍巢者亦但曰圍而已非能遂入也是以兵力又何嘗不以數動而幾於困哉

秋滕子來朝

管見滕子來朝亦禮之常不足書其書者欲為此年冬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起其端耳滕與季氏之費邑接壤費之東為鄆又東則為諸於時莒人發有爭鄆之謀而滕子知之乃以秋來朝密告於魯及季孫行父故其冬遂有帥師城諸及鄆之役

秦伯使術來聘

管見此使聘稱秦伯下戰于河曲稱秦人亦使以戰可貶而聘不可貶略作此分別耳非特筆嘉之也觀此書秦伯使術來聘與前書楚子使椒來聘同則以楚為蠻而秦則戎皆削其氏使不得同於中國之使以示貶也其臣貶則不並貶其君而貶意亦見何以必寫貶意在前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是欲結魯為兄弟也而其與晉為仇

瞿者兵連禍結以故歸禮于魯未幾及去年夏秦以報令狐之役而伐晉今年秋秦伯又使術來聘其用情不猶是前年之歸禮與而秦伯仍以去年伐晉未得戰不足以報乃旋於冬十有二月戊午與晉人戰于河曲凡背秦伯之憤而思逞故然然則康公之數求報晉總屬戎心雖皆以附聘魯又惡知禮意哉故今之使聘稱秦伯與前之歸禮稱秦人者一例視之可也至其使術來聘即向穆公時敗師于殽之西乞術耳秦伯不使他人而獨以一武夫來此苟不至聘而誤主君弗覲饗食以愧厲之亦云幸矣而左傳乃詳記其答襄仲之辭玉者為甚美襄仲輙稱之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此其虛妄非實殆無可疑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管見〕河曲杜注在河東蒲坂縣南今山西平陽府蒲州城外東南隅有蒲坂故城劉氏敞曰公羊曰曷為以水地河

千里而一曲也非也河曲猶亦地名耳豈謂千里一曲乎若千里一曲悉可名之河曲是三河之間無他地名直曰河河曲而已不亦安乎此厥亦有見但今蒲州所在實為河之曲處古必有以河曲名其地者特定為千里一曲則不必其信然穀梁曰不言及秦晉之戰已亟故略之注云亟數也夫戰必有曲直皆以主人及客秦晉數相侵伐戰旅已時此直不可得詳故略之不言及按經義合如此說當從之至其但書戰于河曲而止不言有敗績者以為秦晉相敵是固然矣然秦人已至于晉地之河曲此憤於前年夏之伐晉未嘗得戰而因以志于此戰也特計前六年夏晉人及秦師戰于令狐秦師敗績大奔故晉之先蔑在秦師亦從之以奔耳及穀不能忘情而以師入晉地與晉人戰于河曲夫豈不欲使之敗績大奔以倒令狐之恥哉然當兵既戰死傷等耳晉人未嘗以敗而奔秦人則以慮敗而忌遁矣據左傳畧言之秦使行人夜戒晉軍曰兩君之士皆未慭明日請相見也晉臾駢見之乃曰使者目動而

言肆將懼我而思遁耳。是夜秦師果遁。夫當戰而奔與期戰而遁皆恥也。前戰于令狐以業經敗績而奔其恥未刷。此戰于河曲又以終恐敗績而遁其恥益增。何秦人之不競乃至此。揆厥所由殆以秦人雖足於兵而闕於將故爾。當時為秦將者獨穆公敗師于殽之三帥以名見。及康公嗣位歷七年所稱孟明視白乙丙未審存否。而此秋之秦伯使術來聘。即三帥中之西乞術也。使術聘者且言將伐晉。河曲之戰秦伯自將術必為之前驅矣。此豈足為晉趙盾之對哉。度其來戰于河曲也或懷孟明濟河焚舟之舉以報晉人。然其舟不敢輙焚則留之以為夜遁之備已矣。同為敗軍之將而術尤劣於孟明。茲康公乃欲藉以圖成。是獨知穆公之猶用孟明而不知其悔過以思变故也。何其敝哉。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前此城者。貲修之謂非創立也。諸在今山東青州府諸城縣西府城東三百里。本魯邑。鄆杜注。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員即鄆也。今山東青州府沂水縣北。鄆城是。若莊公二十九年冬。城諸及防。即此所城之諸也。故知其非創立。防在今兖州費縣東北六十里。費縣古魯邑。其後以予季氏。又隱公七年。城中邱。邱在今沂州東北三十里。桓公五年。城祝邱。在今沂州東南五十里。皆與鄆之。在沂水縣北者壤相錯。蓋魯之東南鄙而介於莒者也。鄆本莒邑。春秋以前蓋已。爲魯所有。及茲文公十二年。莒怨。陰有謀鄆之意。其秋。滕子來朝。以告魯。故季孫行父帥師城之。其城之以鄆爲主。先城諸者。欲益其主。於城鄆。而使莒不疑耳。然猶必事帥師。則亦畏莒之見其城諸及鄆。或卒覘其無備。遂爲彼國之從衆。以爭鄆也。厥後鄆亦終爲莒有。觀成公九年。楚公子嬰齊伐莒。入鄆。襄公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夫非莒復有鄆之證乎。而其謀復有鄆。則自此年始矣。至謂季孫之私邑爲費。於防偪

近於邾亦不可言遠。行父之帥師城諸及鄆以鄆為主。有以保鄆而費亦得藉以無虞。在季孫行父之志亦未必無此。但魯之執政專兵柄者。惟公子遂耳。而訟於帥師城諸及鄆。獨委之季孫行父。當亦行父之請於公子遂而遂許之者與。

十有三年

春王正月

管見楚世次圖。明年為楚莊王旅之元年。則此年為楚穆王商臣之卒年矣。而春秋不書其卒。特於夏五月書陳侯朔卒。又聯書邾子蘧蒢卒。則謂此年春之充時無事。而但書正月者。非果無事也。以楚子商臣之卒於春時。亦未始不如其與陳侯邾子之相繼而卒者。但商臣以世子弒其所[illegible]父為亂賊之尤。而王誅不及。雖藉保首領以沒。猶不

書卒以示其當誅也凡如誅者為不得其死何云卒哉按此等書法隱而實彰由此年只書春王正月即得知有楚子商臣之卒者以下書夏五月陳侯朔卒邾子蘧蒢卒而知之其夏五月迭書陳侯朔卒邾子蘧蒢卒而無所畏則此春之但書正月絕不見有楚子商臣之卒其為死而加誅亦可知矣在讀者互為推求焉爾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管見】陳侯朔者陳侯欵之子也初晉文公為踐土之盟陳侯欵不及與以諸侯猶在力疾如會旋卒於會所子朔立嘗從晉文會溫圍許盟翟泉及晉襄公時又從之伐許盟垂隴伐秦伐沈皆事晉惟晉靈公三年楚伐陳陳敗之獲楚公子茷陳懼乃請楚平明年秋與蔡鄭從楚以伐宋至厥貉而刑狄侵宋楚避之與蔡侯次于厥貉陳及鄭乃各還夫宋本先代之後其爵稱公陳與之同備三恪壤地密邇而陳侯朔不傾輕事晉楚以舉宋焉何情惰乃爾陳自

從楚伐宋。閱二年。值茲魯文之十三年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是當為中國諸侯所擯。雖聞其卒。而不必會其葬也。故春秋不計其會葬之有無。惟書卒。以別於楚子商臣而已。不更書葬陳共公。

邾子蘧蒢卒

[管見]邾子蘧蒢之卒。與陳侯朔之卒。適同月日。故以夏五月壬午統之。至孔氏謂蘧蒢為邾子瑣之子。殆只就邾子之見於經者。牽合相承。未可執泥。前莊公二十八年。邾子瑣卒。及茲文公十三年。邾子蘧蒢卒。中間積五十三年。亦難必其在位之久如此。春秋本魯史。邾又嘗為魯之附庸。則魯史之載邾事。多從畧。又何能一一悉詳其世次哉。以此言之。惟是認定經文所稱邾子蘧蒢則已。不必的指蘧蒢為邾子瑣之子可也。邾子蘧蒢。何以必書其卒。其意將以善邾子蘧蒢者。猶淺。所借以惡楚子商臣者。乃獨深耳。邾之稱子。自克始。由齊桓會諸侯同盟于幽而克從之。乃為

請於王而進其爵曰子。若楚之爵爲子自其初封已然。非鬻子所得比。楚因是啟疆南服。馴至僭號稱王。值今楚子商臣之逆戾强横。或使郳子遂蔡欽容而見之。曾得不同江六之爲所滅。若視之。若無有乎。及觀此年夏五月壬午郳子遂蔡與陳侯朔同月日卒。春秋既書陳侯朔。即亦聯書郳子遂蔡。一似其相繼而卒。並屬得終其天年者然。而其於楚子商臣之卒於春。則但從竟時無事但書正月之例。使其卒。若罔聞知。亦深疾其罪大惡極。雖顯逃王誅。實陰遭鬼戮。所謂自作孽。不可活者是已。夫安可謂終其天年而薨卒哉。令楚子商臣。死而有知。無論陳侯朔也。即蔵所蔑視如郳子遂蔡者。亦承之羞。而莫能相對。於地下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啓見文公二年書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大旱也。至十年。不書十有二月。而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

三年又重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皆大旱也魯益以為天災流行人未如之何耳其懼災極災複災備災之誠且切者概乎未有聞也故春秋書法亦大同

世室屋壞

【管見】公羊曰世室魯公之廟也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以此證之書於春秋者皆未嘗有所假借而左穀於世室並作太室吳氏澂遂謂世太二字可通用殊未審按魯祖周公稱太廟宗魯公伯禽稱世室世室之稱亦象太廟之世世不毀而下及之其太廟仍有獨尊也若謂世太二字可通用其室與廟二字不尤可通用乎然則魯公之世室亦得同稱太廟矣禮重辨名此春秋所必嚴者至其世室屋壞則傳曰譏久不修也何以知其久乎自正月不雨則無壞道也不雨凡七月而先君之廟壞不恭甚矣按此論極深切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晉見冬如晉其故維何因此年春楚子商臣卒山殘穨隕死之陵害中國者悉稍紓矣於時子莊王旅立史稱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故伍舉入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於鍾鼓之間伍舉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蜚不鳴此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即沖天三年不鳴鳴即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蘇從復諫於是莊王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從國人大說遂繼秦穆公而霸天下據此推度莊王即位之三年中僞託淫昏則當此年之在夜累月其為縱欲敗禮必無不至亦大開於諸侯矣於是諸侯皆翻然背楚而向晉其明年夏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同盟于新城職此之由耳但明年夏之同盟于新城其謀實以此年冬之公如晉而定之者前年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此晉

伐郤缺會諸侯之大夫以為宋謀也及會他未有至者惟魯一叔仲彭生至焉是公所得借以明魯之獨與晉矣郤缺反命晉何能不暱於魯哉會故強楚遘禍而有大喪其在喪之新君溺於聲色令敢諫者死楚子不知有國誰得更謂北方可圖自是諸侯皆不畏楚必同背楚矣若晉乘此間以收合諸侯使得同盟於宋之新城則其霸業可以大振蓋宋爲首諸侯其地四達諸侯會之亦易集也不寧惟是前以晉郤缺會諸侯之大夫于承筐承筐同是宋地而諸侯之大夫魯以外皆不至以諸侯之畏楚耳今諸侯無畏楚之志則欲同盟于新城不必晉君自來只以正卿趙盾會之其諸侯當畢至矣諸侯畢至則不但比襄公時之盟于垂隴直得上同文公時之同盟于踐土也豈不益哉凡皆公於如晉之先實爲此謀以求悅於晉於是亟爲諸侯之背楚而向晉者尊其先路也故春秋書曰冬公如晉至其踐書衛侯會公于沓左傳語太略吳氏澂申之曰公如晉衛侯要之於路而與公會于沓欲因公以請平於

盾也。亦當然矣。其因公以請而不自如請老。殆嫌於求懽之意。未得使其大。夫往從郤缺貫。達晉命。乃不得不因公以附郤缺。而並有以解於晉侯及趙盾焉爾。
脊杜注地闕。意擬其不越衛境者當之可矣。

狄侵衛

〔晉見〕上書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下書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皆請。其請平于晉。也。中間乃以狄侵衛夾入。殆借之。以為魯與衛鄭同致議耳。狄自為患中國以來。前嘗伐晉矣。及後再伐晉。乃得敗之於箕。其能遂摑晉。強於狄。而可恃哉。至於狄侵魯之西鄙。魯初無禦之者。閱四年而因狄之侵齊還過魯。叔孫得臣要而敗之於鹹。幸矣。未始得晉助也。若夫狄侵鄭。狄伐鄭並見魯僖公時。然二十四年之狄伐鄭。狄為雒戎久居周地。其以北狄突自外入者。惟十四年之狄侵鄭是自後經三十三年。值茲文公十三年。鄭未有狄難。亦何所待救

於晉也。那獨自衛言之。其困於狄為最甚。閔二年。狄初入衛。而衛遷於楚邱。僖十三年。狄侵衛。十八年。狄伐衛。二十一年。狄伐衛。三十一年。狄圍衛。而衛復遷于帝邱。亦幾迫於無可逃矣。今值文公十三年冬。狄猶侵衛。衛侯雖於是冬會公于沓。因之請平于晉。即安得遽使告急于晉。以藉晉之援乎。合并以觀。可知立國不知其在我而倚賴強大終無濟也。彼魯與衛鄭之相因以請成于晉。何緣懇懇。何好僕僕為。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曾見明年夏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此公為此謀以求悅于晉。亦即欲為晉糾約諸侯。以求成之者也。在公之心。猶恐不見信於晉侯。乃請盟焉。而晉侯亦遂許之。明日[illegible][illegible]欲以爾[illegible]我誼

我與謂庶諸之明神以相質也因是公於此年冬如晉其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至於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杜注云鄭地公還適鄭之棐鄭伯會之蓋知公如晉之情亦知衛侯會公于沓之情乃並欲因公以請平于晉耳但公既盟晉侯而還自晉何由復達鄭伯之情使晉侯知其與衛侯有同情哉左傳稱鄭伯會公于棐與公宴其時季文子從公則公所以成鄭伯之亦請平者以簡書白晉即得以季文子為之行人也與春秋畧之不悉及

十有四年

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管見此年春正月書公至自晉著公之先如晉後還自晉者既得盟于晉侯又得適會於衛侯鄭伯則明年之會諸侯以同盟於新城相與合楚而即晉大局已定心蕤喜之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傳見文公七年春三月公伐邾取須句遂城郚十三年夏五月邾子蘧蒢卒子貜且立纔八閱月值茲文之十四年春正月乃即伐我南鄙蓋邾俗不同中國喪制疎其於孟春之稱兵必天𣧑兵戎不起不可從我始亦不忌惟是前文公之伐邾取須句邾子蘧蒢未得報而貜且報恩報之故羽至左傳謂邾文公蘧蒢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家氏鉉翁駁之以為小國安敢責禮於大國亦修怨而已此論為確叔彭生帥師伐邾季氏本曰此即叔仲彭生也脫仲字耳按魯之公子牙為叔孫氏其子公孫茲有二子一為叔孫得臣其後繼以叔孫豹叔孫婼叔孫不敢叔孫武叔叔孫舒一為叔仲彭生別於叔孫氏為叔仲氏其後亦繼以叔仲帶叔仲小叔仲志夫一叔孫氏也乃棄其君所賜之氏而別自為氏其可乎哉故春秋因其前之會晉郤缺于承筐特書叔仲彭生以著其妄及茲邾人伐

我南鄙而使之帥師伐邾則但當叔彭生而削仲字以正之非本脫也叔彭生為叔孫得臣之弟得臣嘗敗狄於鹹彭生豈不能伐邾于南鄙乎經文於邾人書伐我於叔彭生書伐邾兩伐字旗鼓相當勢在必戰而其卒無以敗績書者邾人輕而不整戰有不利則速退而魯亦不躡其後以迫之山前之伐邾取須句者還遂城郚在文公之意亟謀所以固南鄙而備邾之不虞特生於守而不以戰為爾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管見〕史記齊世家孝公卒孝公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是為昭公昭公在位二十年卒子舍立為齊君舍之母無寵於昭公國人莫畏昭公之弟商人以桓公死爭立而不得陰交賢士附愛百姓百姓說及昭公潘卒子舍立孤弱遂與衆即墓上弒齊君舍而商人自立是為懿公據此則齊侯潘殺其兄孝公之子齊懿公又殺其兄

齊侯潘之子，亦何其報之不爽乃爾哉。凡諸侯之卒，五月而葬，同盟至禮也。今此年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其秋九月，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是適當齊侯潘之葬月矣。當葬而其嗣立之子舍被弒，莫得為主，於喪次，又孰從而啟其殯於廟，以歸之壙乎。故春秋但書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不得更書秋九月葬齊昭公。至高氏閌曰，孝公名昭，而謚潘曰昭，非禮甚矣。此雖未得不書葬之正義，而讀經得間，不可沒也，並錄存之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晉見新城，杜注，宋地，在梁國穀熟縣西。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西南。按此年同盟于新城，正當楚莊王旅之元年也。合之在喪即位之年，為二年，其為不出號令，日夜為樂，慣敢諫者，以死。日茲著於諸侯，因是諸侯之服楚者，皆叛不

敢有異志其他皆翕然以與晉耳新城屬宋地以宋公為盟之地主先由公為晉定之而以路宋者因即使宋公約言於陳陳侯新立必親宋欲不至也得乎若公之以去年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十二月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其過不期則相結為已固矣他如許男容過於鄭公以鄭伯為之介又何患其不能耶至曹伯之立纔五年其間嘗朝於魯公自為關白亦易易耳惟晉當主是盟公欲必請晉侯親涖新城恐未可得以其不足仲趙盾秉鈞當國之志或中阻而不行也於是如晉之時公得及晉侯盟則亦已矣因進說晉侯使不出境遣正卿趙盾以往其載書首列君名以覆諸侯此外執牛耳歃血與諸侯周旋壇坫悉令攝君以主其事靡不濟者晉侯諾其請趙盾豈不樂然就道惟恐後期也哉因此言之則春秋於此六月書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所稱會者實由公一二會之即其盟之用六月盟之日用六月之癸酉皆與其盟所之定於新城以俱定也公之

為晉侯及趙盾謀何周詳至此夫豈其夙安怠廢不憂旱不告月之心所能出乎毋亦其從公如晉者傳稱有季文子一皆其三思後行之所籌度也與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管見 家氏鉉翁曰有星者非常之星不當有而有異之大者也孛義當就公穀二傳參之公羊曰孛者何彗星也穀梁曰孛之為言猶茀也今據物象以推孛者為彗星似篲是有同於掃矣至彗星之孛以茀申之則又取意於拂子於篲掃亦有合焉但孛為彗星之狀非彗星之正名也若泥指為名此稱有星孛入于北斗中央入字則於有星孛三字可以斷句若昭公十七年稱有星孛于大辰哀公十三年稱有星孛于東方無入字只可作一句讀何以通之後之孛于大辰不言入此孛于北斗必言入者大辰為大火於東方之七宿以心名介房與尾之間止三星其相距

亦近甚。出足以掩之。北斗凡七星。其布列之勢。約長於大辰六七倍。非甚之所能掩。故其字于北斗者。或入魁、或入杓、或入魁杓有星之處、或入魁杓無名之處。雖不可的知。而其必加入字則一而已矣。

公至自會

〔管見〕夏六月之同盟于新城。由公之獨首此謀以求說于晉也。而其事竟成。則公之以秋七月至自會者。其心益亦喜之。然於魯曾何裨哉。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管見〕左傳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貜且。捷菑奔晉。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按左傳言納捷菑于邾之由。以為捷菑出

自晉猶有之矣。至、謂晉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之、則、未、必然、計此年夏六月。同盟于新城秋七月。公至自會。則諸侯。亦、皆、還矣、猶是秋七月也。何由遽集諸侯之師而至。八百。乘哉、然則納捷菑之師。必晉師也。趙盾會諸侯以同盟于新城。雖為衣裳之會。當、亦必有兵車以從其行者。但其師師以納捷菑。非趙盾耳。趙盾攝晉侯以主盟其勢將儼然晉侯矣、不因趙盾之先反。自會何以得魯公之遽至。自會。與惟公穀之言師師一指為郤缺。一又指為郤克莫知適從。今據經文前書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後書晉郤缺帥師伐蔡遂入蔡則定以郤缺為是當夏六月之同盟于新城晉郤缺與邾捷菑並于趙盾為輔行捷菑因欲藉其諸侯同服之盛勢為之逐齊出之貜且而納己之出自晉者使得為邾君以終事晉趙盾輒以邾小易之當無弗克納也乃以從行之兵車來自晉者授郤缺帥之以往號稱諸侯之師八百乘以壯威聲將使邾人聞之惶亂無措即以迫邾子貜且。因危極而避位出走則捷菑其克納矣

比卻抶以捷菑至邾邾人不為動且為邾子抗論持挺曰齊出貜且長聲未寂而卻抶亦遂令于軍中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此益知邾不可犯邾子亦不可欺姑為此掩飾之言託於閒義而服非知難而退絀于力云爾春秋書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其人之者斥其納捷菑之昧於一往而卒阻於弗克納為深足羞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管見〕公孫敖厭命奔莒從己氏復不得安於莒而奔齊其去魯共七年至此年九月甲申卒張氏洽曰特書卒于齊見其俯仰愧怍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死而無所竿其身也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管見〕穀梁曰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為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孫氏覺曰人子之心則未踰年而稱子國人

弑君則未踰年而稱君此春秋所以辨
君臣之分而防篡弑之禍二說極嚴正

宋子哀來奔

管見按黎氏錞疑其不書氏則以為宋公之子所見最確
何以言之此文十四年秋九月書宋子哀來奔及十六年
冬十有一月書宋人弑其君杵臼弑宋公者公之庶弟公
子鮑也傳稱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
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修珍異無日不數于六卿之
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凡皆以志
於篡代厚結人心以故羣指宋公為無道而宋人皆合於
公子鮑為一人矣疑何不為之謀弑其君乎以此而轉計
杌弑之先二年在宋公杵臼惟具孑然孤立其子益復倒
見無所苟非舍此他適有必踐其難者此所由以來奔于
魯也與宋公之子稱子哀哀非其本名也蓋來奔之時魯
人見其情狀倉惶困憊實堪流涕則不問其名而號曰子

哀已矣自是聞於魯國未有以易春秋亦不深考而仍之殆猶存此一哀字而爾日來弁之情狀一為想像心目慄然較之不沒其名不尤為得乎或疑宋子不名哀而魯人號曰子哀有可借證者安在曰有後文公之卒年公子遂殺子赤立宣公夫人姜氏歸于齊文公之夫人卒謚出姜而其先之歸于齊也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據此對觀他年之號夫人姜氏為哀姜猶在後此年之號宋公之子為子哀乃在前矣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

【習見】單伯為魯之命大夫前莊公元年夏書單伯逆王姬此其始見也及十四年夏再書單伯會伐宋冬又復書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自後無所表見久之至今文公十四年冬書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明年夏六月書單伯至自齊起莊之元年越文之十四年則已八十二年矣計其初為命大夫足充逆王姬之使亦必當其既冠成

人之時人生二十而冠冠而為命大夫不䄙其職者積八十二年合數之而單伯得臻百有餘歲沒殆魯臣之一多壽而康強不衰者與前固致事里居矣適聞此年秋九月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舍出於魯子叔姬則魯甥也公子商人之弒逆齊莫能討魯之君若臣又誰敢過而問之惟單伯以其冬朝公請自如齊將往哭臨魯甥舍弔子叔姬而因以數公子商人之罪也比至齊單伯以屝屨皓首稿冠素服扶杖入門嗣君魯甥舍之殯哭拜如禮齊公子商人避匿不出子叔姬衰麻待於殯邊哭如始死踴無數稽顙拜興立訴公子商人弒君之狀必相與恚憤怨詈絕不知有所顧忌者於是公子商人愁皆令執之故春秋既書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亦即聯書齊人執子叔姬執者以衆撮持而寘諸深室加外閉設守衛焉爾

齊人執子叔姬

管見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又執其君舍之母叔姬叔姬本魯女也自魯言之則惟稱齊人執子叔姬以著魯女之近齊而遭變者有如此

十有五年

春季孫行父如晉

管見左傳季文子如晉為單伯與子叔姬也觀此年夏六月單伯至自齊其殆因晉之請于齊而釋之者與去年晉合諸侯同盟于新城由魯公之為晉謀實由季孫行父之從公以代之謀者晉趙盾得稱晉侯以主諸侯之盟必心暱於季孫行父行父如晉當倚于趙盾以白晉侯也晉使人以請于齊其於商人弒逆之故亦不敢過問惟曰關魯臣有致事里居之單伯已百有餘歲此天假之年世不恒有適以得罪於齊而齊執之若使幽之以死於國必大不

祥顧即釋之彼公子商臣之篡代失順方當即位改元亦將邀其福以圖永世雖欲不從晉之請以釋單伯不可得也子叔姬因單伯而並被執晉不必兼請齊亦未嘗遽與單伯俱釋經文於十有二月乃書齊人來歸子叔姬蓋將歸之而後釋之爲刪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管見 此書宋司馬華孫來盟辛不書公及司馬華孫盟者知司馬華孫之來非欲盟公也欲盟宋子哀耳宋子哀宋公杵臼之子也以年秋九月來奔亦稱其庶叔公子鮑厚施於國無日不數于六卿之門六卿將與國人謀弒其君禍必作乃亟來奔以逃死魯人憫其來奔之情狀號曰子哀殆莫不深悉其所由來矣當宋公之子來奔宋公杵臼必日夜憂泣六卿無以自解乃共以司馬華孫來逆子哀懼不信以盟爲質而子哀卒不受盟故但書曰來盟而

已司馬華孫卒華耦也何以不名宋之六卿其一則右師執政華元為之其三則司馬主兵華耦為之從可知宋人之弒其君杵臼公子鮑進意其同謀者華氏為之最矣此華耦來盟于魯而不得將還公與之宴華耦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不敢辱君請承命于亞旅魯人以為敏具見左傳夫辭宴而不憚稱其先人弒君之惡豈欲自明其不敢復謀弒君也哉前華督以魯桓之二年弒其君與夷諸侯會于稷以成宋亂復納督使為宋卿已閱百年四世卿位不絕雖名在諸侯之策亦何用諱之而不以語人也春秋書此來盟者不曰司馬華耦而曰司馬華孫以為此宋之司馬固祖華督而為之孫其弒君實有所授受以奉為家法也云爾

夏曹伯來朝

管見此書曹伯來朝鄭氏玉以為起齊人伐曹之文是矣蓋自去年秋九月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而自立為君既

即位踰年改元，將冀弱小來朝，以私為與國，皆其近若矣。而此年之夏，曹伯不朝齊而獨朝魯，于魯誠何德乎。且齊方讐魯而執魯之單伯及子叔姬，其怨未遂釋，曹伯豈或不聞。乃復柔此來朝，以背齊而面魯，其迹不殊黨於魯以誅叛齊也哉。齊不能忘情於魯，尤不能忘情於曹矣。及秋而齊人侵我西鄙，以初用師未得逞於曹，且姑置之。至於冬十有二月，齊人復侵我西鄙，曹益以齊之侵魯，其秋仍未大得志，故再舉耳。同是月而齊人遂伐曹，入其郛。書不倫也，伐更甚於侵，伐曹入其郛，更甚於侵魯之掠其西鄙也。曹舊無怨於齊，則以此伐曹之累實由夏之朝伯來朝故之。推曰不然，至于來朝之意，以前十一年之來朝合計之，適及五年世，以傳言五年而朝之例，雖非古制，亦屬期令也。行之既久，無足深譏，則春秋皆亦用於常事，不書而從略。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管見齊人歸公孫敖之喪此屬齊懿公商人既執魯之使臣單伯而又遷怒於魯之死臣公孫敖也歸者自齊人見其喪而曰齊人歸之耳其實齊人舉而寘之堂阜當齊魯之境上使公孫敖之以公族任國卿者冥於齊而卒直若行旅乞丐之死於道路無所歸則棺而殯焉書其日月爲縣其衣服任器於有地之官以待其人焉爾春秋書此特以著齊侯商人之逞憤固有然者於公孫敖之罪無所寬於喪至而惠叔請取之其毀無所取於既取以殯而斂已之不視帷堂而哭及襄仲之狄勿哭皆無所譏焉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管見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此文公十五年與前莊公二十五年及三十年同並蹈前事而行之者凡諸侯之救日初獻鼓於社為助陽耳食已復常則用幣以親日不用牲用牲為天子之禮也春秋於日有食之並鼓亦不書者是

幾、缺、禮、書、鼓、為、得、禮、而、又、畔、書、用、牲、於、社、者、是、識、僭、禮。

單伯至自齊

〔管見〕單伯至自齊，蓋由晉侯請之，而齊侯歸人釋之也。單伯已百有餘歲，執於齊殆八九月矣，猶得不死而至自齊，春秋書之，則知此後之三年，齊人弑其君商人，必是單伯所及聞而卒，有以正商人弑其君舍之罪者。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管見〕去年同盟於新城，晉為主，會宋陳衛鄭許曹皆會，蔡獨貳，從楚而不至。晉趙盾惡之，故於此年夏晉郤缺帥師伐蔡，以六月至，即以戊申入蔡也。但六月為辛丑朔，及戊申纔八日，何以伐蔡入蔡之易無阻頓，乃爾蓋蔡偪近楚，而遠於晉，晉師來則潰，而散匿於楚，晉師去則收，而潛復於蔡，晉雖伐蔡，其能滅蔡乎，晉雖入蔡，其能有蔡乎，此伐

祭入蔡之後晉卒無如蔡何力守無如楚何焉耳

秋齊人侵我西鄙

管見去年冬單伯如齊齊侯商人以為公實使之也囚虐其使之之意甚以單伯為閒退之老臣而有餘戚不知受死而敢於故言齊雖盛怒必莫能輒令殺之此情術巧然而姜以故單伯被執至此年已累數月猶可忍從晉之請而一旦釋之也獨其怨公之前使單伯者積怨不解於是夏六月單伯方至自齊及秋而齊人遂侵我西鄙其人者人齊侯也與冬之齊侯侵我西鄙互見彼指為齊侯此我人亦從之此貶為齊人彼齊侯亦從之矣

季孫行父如晉

管見左傳曰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於晉其告晉云何亦欲晉侯會諸侯以伐齊耳齊侯負弑君之大惡且說

魯之老臣單伯及其尊為齊君母之子叔姬虐矣當今年夏六月得因晉之請而釋單伯亦猶不無憚晉之心而共執子叔姬如故也乃魯之單伯以六月至自齊齊又即以其秋侵我西鄙橫恣無已魯將何以能國乎若使晉合諸侯以興問罪之師討其弑君舍者與其執君舍之母子叔姬者王法不容有邦同惡夫豈不足借以服齊也哉季孫行父之如晉其三思而行計不外此概下書冬十有一月諸侯盟於扈殆由晉之無辭以拂季孫行父亦不獲已而從之焉耳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管見〕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亦欲晉之合諸侯以伐齊耳及冬十有一月晉合諸侯於扈並即約以會師伐齊如行父之說也豈疑十四年之同盟於新城者尚僅我有貳志而忌尋盟哉而春秋則但書諸侯盟於扈其故

雖何以同時晉令伐齊而諸侯不欲伐齊魯說晉以必伐齊而諸侯付止晉以必毋伐齊乃將尋新城之盟於扈而已諸侯遂還新城之盟趙盾攝晉侯以主之雖特先叙諸侯因爵而繼以晉趙盾不以其名著其身也至此年之合諸侯於扈趙盾知晉之為會伐齊諸侯必多其讓乃自請監國使他卿如卻缺等位晉侯以行晉侯立已十年亦漸長頗忌趙盾正欒與諸侯親謀我政以成服強齊也而不知諸侯皆畏趙盾不畏晉侯於是會師伐齊之令諸侯承有慝者將以盟畢乃事焉故特以晉侯概於諸侯之中書曰諸侯盟於扈使晉侯無以自見所以深恥之也此盟於扈者諸侯在公亦在焉晉聽季孫行父之說不獲行其令於諸侯公用季孫行父之謀而亦不獲成其事於晉侯固是概晉侯於諸侯之中使無以自見亦復置公於諸侯之外而使之無以自容也皆所以深恥之也扈杜注鄭地滎陽縣西北有扈亭今在河南開封府原武縣西北其盟扈之諸侯即前盟新城之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是已左傳列入蔡侯據此年夏六月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推之恐不確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管見 子叔姬與單伯同執則必與單伯同辱齊侯商人此亦魯女之卑卑者禮言女子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子叔姬為齊侯潘之夫人為嗣君舍之母適遭夫死子弒而身復被執苟獲幸全必矢志於日依其寢廟首其墓以終於齊已耳豈肯復歸魯哉乃商人謀所以處子叔姬者其用心則視執為尤惡以為久于執之而或以疾殞其命仍存齊也齊不指為嗣君舍之母庸得不指為昭公潘之夫人乎是則終當祔之於廟惡乎可於是以去年冬執子叔姬及今年冬十有二月釋之即令人追逐之使歸於魯並弔昭公夫人之既出者然而後子叔姬乃永絕於齊也蓋利於曰齊人來歸子叔姬其來歸繫之齊人詎待謂子叔姬久厄於齊卒欲反其母家以即安也哉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官見是年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將謀伐齊及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亦特以尋前此新城之盟而已未嘗同盟以伐齊也故齊侯于十有二月既迫脅子叔姬以歸魯使與齊絶而又先於季孫行父之如晉以謀齊者衡之乃復侵我西鄙如其秋師屬再來所指不易其方亦欲借以詬病其謀於晉而不成其西鄙終不免於侵焉覇一至於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則因忌於反之曹伯來朝輒肆其暴以波及之者郛為城之大郭必郛城也入郛則曹亦危甚

十有六年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嘗見齊侯商人弒君自立暴戾無道即位一年而侵魯西鄙若再其秋之始伐也季孫行父如晉欲因之合諸侯以伐齊其卒晉令不行特盟於扈而已是晉不可恃也及其冬之再伐也怒魯不已而猶貽禍於曹伐之入其郛為其夏之來朝於魯也然則魯之有國晉已不可恃而諸侯之交且將自是絕矣季孫行父將如之何討無所出乃因周之末造凡弒逆之君既與諸侯會盟則雖有欲討者而無所加兵焉若以齊侯商人之負大惡而魯能往而託之盟焉處齊決有必從者魯之難其稍紓乎惟齊侯商人不可近公當托疾不行以避其挫辱焉耳以故季孫行父止公而獨會齊侯於陽穀與陽穀為齊地今在兗州府陽穀縣東北三十里有陽穀故城當曹之北去年冬十有二月齊人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師遂其今年春猶在陽穀季孫行父乃趨會之既會必以公之請盟告且以公之有疾不得親受盟而使下臣來在盟告在齊侯商人亦知其為托疾也而仍以為其疾而辭之曰請俟君所附疾瘳也詩

見左傳夫齊侯不曰不盟而曰請俟君閒其爲欲盟可知彼季孫行父必猶擬盟所於陽穀與牛從爲哉書之辭以陳國之從其於齊侯也而齊侯弗及盟行父乃還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管見]此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於陽穀齊侯弗及盟必在其春之正月也及未得盟齊侯而行父還是後時不能不與齊侯盟亦猝不敢使公視與齊侯盟何以處之於是而行父之詐言公疾甚公將必以無疾而作爲有疾之狀矣以故除正月之朔而追數之至於夏五月公實以四不視朔傳於閏中亦欲使齊侯聞之初不疑其先之托疾焉風爲氏閱曰秦王朔侍於廟則謂之告朔退而視朔以授民則謂之視朔齊氏履謙曰謂上曰告臨下曰視黃氏仲炎曰視朔者朔日視朝也朔爲一月之始朔不視朝則一月廢朔可知矣按三說皆辨核而猶有未及者告朔爲告廟

禮最重。視朔爲視朝。禮稍輕。春秋不書四不告朔而書四不視朔則何也。曰以有疾。而不告朔。猶可使代。有疾而不視朔。則不可使代耳。夫公已四不視朔。當無復有以其疾爲僞者。獨思季孫行父之謀國。竟使其君以寧適同於國頽。遂至廢禮。荒政。累數月。彼所稱三思後行者。何若是謬哉。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啓見 上書夏五月公四不視朔齊侯亦當信爲公之實有疾。固既久而不得聞矣。當豈不謀有以從其請侯君聞之命而欲卒盟哉。於時公子遂爲魯正卿。且自僖公以來。久貴寵用事。則知前以季孫行父如齊不能盟齊侯。今易之以公子遂。有必能盟之者。又左傳言公使襄仲納賂於齊侯。遂號襄仲。先之以納賂。殆不可少。賂入。公子遂苟言公之疾未得聞而與欲請盟於齊以要結好命則雖在疾中。而未嘗一日忘講懽於齊侯。其能再以請侯君聞辭乎於

矣而許之盟以故此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於陽穀請盟也而齊侯弗及盟至明年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於郪丘亦先會齊侯也而齊侯非如前陽穀之弗及盟矣但忌公之詐疾賂齊侯以盟齊侯終可欺乎明年夏四月齊侯伐我西鄙未嘗已也六月公及齊侯盟於穀亦仍不得已也以後視今何為公之畏縮如鼠視齊侯之猛惡如虎一聽其臣季孫行父公子遂者往來以飾說售欺皆同於兒戲哉郪丘杜注齊地當在今山東東昌府東阿縣境按今東阿距陽穀約百有數十里屬泰安府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管見此僖公夫人文公母也經書聲姜以是年秋八月辛未薨與下毀泉臺無涉左傳以聲姜薨毀泉臺作一串敘注遂稱魯人以為聲姜之薨由泉臺之蛇妖所致故毀之誤矣

毀泉臺

〔管見〕毀泉臺者。毀其舊。而更新之也。較之創築。其勞役又多。此一毀。故但書毀以見其成之難耳。若謂有毀無成。則此臺為墟。後二年之春二月丁丑。公薨於臺下。其將何所指乎。雖魯之臺非一。經於公薨於臺下。猶書臺而不名。即因此年之毀泉臺者。既狀臺名。而從省書法固然。至左傳所記毀泉臺之故。則謂有蛇自泉宮出。入其國。如先君之數。魯人以為妖。故毀之。殆非其實。泉臺在郎地。屬今濟寧州之魚臺縣。即前隱公觀魚于棠之地也。魚臺之為郎者。在今兗州府南一百七十里。曲阜為魯之國都。又在兗州府東四十里。而乃謂魯郎之郎。有蛇自泉宮出。遂行二百一十里。以入於魯都曲阜之國中。豈可信乎。且其蛇數為十七見者。輙以當魯公伯禽以下十七世之君。曰如先君之數。其涉於誕妄為尤甚。今據經文求索此年春夏兩時。使季孫行父及公子遂先後請盟於齊侯。公托疾不出。

及夏五月已四不視朔荒怠者久矣未幾為秋八月辛未大人姜氏薨公有母之大喪於禮不觀政事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則於居廬陰中而馳意於苑囿臺池之樂將何所不至哉因是累此居喪之際使人毀其泉臺之舊者而即成為泉臺之新者故春秋於夫人姜氏薨之下特聯書曰毀泉臺所以重譏公之好樂而忘哀也按魯地之足騁遊觀者以郎為最桓公四年公狩于郎是必為之囿以畜禽獸矣有郎囿必有郎臺蓋囿以狩臺以觀狩也至莊公三十一年築臺於郎亦非初作特欲加之高廣故以築為言耳其築已而易臺名為泉臺亦始於此公羊曰未成為郎臺既成為泉臺正可為莊公之築臺於郎作注釋也臺高而泉下臺以泉名必特志其有水周環其下流即與觀魚之棠相灌輸者泉臺名自莊公自其築臺之年歷閱僖而及茲文公十六年積五十三年其臺之缺損必多完者亦黯然無色將欲使改而成之者見其成與維新能無令撤而毀之者期於不尚有舊哉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管見前文公十一年、楚子伐麇。此穆王商臣也。路史、麇作麕。注云同麇。所謂麇庸、即麕也。今之房陵。左傳楚伐麇、成大心敗麇師於防渚者是已。防渚、杜注麇地。闕駰曰、防即防陵。今爲房縣、屬湖廣鄖陽府。故麇之與庸、路史分見、以麇列爲高陽之後、其初必屬兩國。而又統稱麇爲麇庸、不能如庸之指爲光侯國。且著其伯爵於商周之際、使得辨其爲麇、則麇之爲庸所并者已久。楚子伐麇、其實即伐庸也。且如房縣屬今鄖陽府、明志謂舜封堯子丹朱於房、即此地。而楚之敗麇師於防渚、其地固與防陵之爲房縣者非有二。是房亦皆庸之所有、獨不審其以何時并之已爾。今詳考明志、鄖陽屬之竹山縣、在府城東南三百八十里、本周之庸國。竹谿縣、在府城西一百六十里、古庸國地。鄖西縣、在府城北六十里、古麇國地。保康縣、在府城西北二百里、古房國地。然則庸既據有竹山、竹谿、又并麇、房之地、

西及房國之保康拓地既廣復阻以川流湍激厓徑險峻將憑之以為楚患惡有巴哉不寧惟是明志載陝西之興安州屬漢中府在府城東南六百四十里為庸國地今陞為興安府領縣六而以庸介處其間與秦境毗連豈待不生患與又不寧惟是明志載四川夔州府周初為魚復國春秋為庸國地後屬巴國是庸地又西南偪於巴矣路史伏羲後生巴人郭璞云三巴國今巴縣也三巴記閬白二水東南曲折三回如巴字巴縣為重慶府首邑忠州有巴王廟府城西北五里前後有石獄石龜各二麒麟石虎各一即古巴國君塚也因是以推亦安得以巴子為微而忽之其所遺巴子城在合州南五里又忠州東一百里江北岸亦有巴子城並見明志從可知巴之所以偪庸也哉初未敢或踈也楚當庸之來秦當庸之西北巴當庸之西南山楚莊通為計畫苟非滅庸則三國迭興寧日於楚楚子使人通於秦伯以及巴子約以同時出師楚自其東以伐取庸之都邑鄖陽秦自其西北以伐取庸之別邑興安

巴自其西南以伐庸之別邑夔州庸必不能支則滅庸可不待再深也及是年秋八月而庸果滅滅庸之衆自楚定之當楚莊初立偽托淫荒以察臣之良否伍舉諫借鳥之三年不蜚不鳴以諷莊王曰三年不蜚一蜚沖天三年不鳴一鳴驚人令比及三年而忽發憤滅庸竟有成事不亦覺其言之大而非夸耶而春秋無予辭書曰楚人秦人巴人滅庸殆以庸之遂滅其自取無足惜惟討其滅庸者三國必分其地以炫示武功楚有蛮性秦有戎性巴有羌性一旦以撲伐啟疆大得志其構禍將何極乎以人抑之所慮者遠矣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管見　此弒其君杵臼公子鮑為主謀其六卿及國人之同謀者直與公子鮑合而為一人故書曰宋人弒其君杵臼而公子鮑之陰行其逆謀者乃無所逃也但經文統書宋人讀者或以為衆詞救之無可的指乃據傳稱昭公祖母

為襄公祖父之夫人者本周襄王姊故王姬獨為公子鮑謀弒其君初則曰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孟諸宋大藪也既則曰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甸為郊甸之兵在國都之者然則宋人之弒其君杵臼惟總其罪以歸於夫人王此已之明時宋之六卿安在乎公田孟諸必以車徒他卿或不從司馬當左右之且司馬專戎政郊甸之兵皆屬焉不由司馬其帥之以攻殺其君者為誰哉即足以推則去年之春三月書宋司馬華孫來盟知其為公子鮑作賊者非夫人王姬乃司馬華孫耳其來涖之故以宋子哀來奔為宋公杵臼之子司馬華孫偽逆之而給以盟欲其歸於宋而與宋公相從以死所以絕後患也及宋子哀不受其盟欲終於魯司馬華孫還乃於此年使公田孟諸亦使人帥甸攻而殺之而宋公杵臼遂以冬十有一月過弒故此書宋人弒其君雖似指通國言而其要賊為宋華耦則早於司馬華孫來盟一語指之宋華氏之世其卿起於督為宋司馬督欲立公子馮而

弑其君與夫華耦為督之四世孫亦為宋司馬又欲立公子鮑而弑其君杵臼有是祖因有是孫其司馬傳世其弑君亦傳世然後知春秋之書外卿獨為此司馬華孫之稱者誅令之華耦並誅其先之華督而斧鉞為極嚴矣

十有七年

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管見此討宋之弑其君也宋人必將總其罪以歸於夫人王姬其將何以處之又傳稱夫人王姬使師甸攻殺宋公司城蕩意諸從公死之則諸卿皆得借以自解夫孰知其有異志乎度當時涉斷斯獄惟究其師甸攻殺者或執而論其死則已矣於是討宋之師不得其弑君之情遂相與以成宋亂從宋人之欲立公子鮑而還此安得不一例貶之以稱人哉人者人其君也凡用師雖以臣行必奉命于其君命行則猶如君行其可謂此晉人衛人陳人鄭人為

但以其正乎。至於衛序陳上，或以伐宋之役，衛實先請於晉，而陳則與鄭並從之耳，可無待深辨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纂見〕九月而葬，何以若是緩也。去年夏六月，公子遂及齊侯盟於郪邱。公以疾，得間於齊，如齊至八月而夫人姜氏薨。公之不如齊，得有辭矣。然諸侯五月而葬，夫人同之，乃公之葬聲姜，踰制而及今年之夏四月癸亥，凡九閱月，則亦欲托於有疾，與前之四不視朔為一心，將使齊侯聞之，而不即討其不如齊耳。但夫人之自薨及葬，其間欲更泉臺而新之，命亟毀之工，役頻興，非有疾者之所及圖也，豈得終以詐齊侯哉？以故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而齊侯即以是月伐我西鄙。

齊侯伐我西鄙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管見前年自秋及冬齊侯兩侵我西鄙欲脅公以盟也曰侵猶退其偏師掠境耳至此年夏齊侯復伐我西鄙不曰侵而曰伐則特起大衆以致討矣其罪魯為何罪其令之事齊詐不如前之事晉誠也此前之五年為文公十三年其冬公如晉以請盟衛侯會公於沓十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於棐十四年春公至自晉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同盟於新城共事晉可不謂誠乎是年夏齊侯潘卒子舍立九月齊侯商人弑其君舍而自立為君踰年即欲抗晉爭諸侯而先脅魯以盟惟魯之君若臣毋不賤而用詐此齊侯之不勝憤乃并前之兩侵我西鄙而加厲則復伐我西鄙也與當是時也魯不能與齊侯抗則公不得不及齊侯盟矣其盟所在穀杜注穀齊地濟北穀城縣今山東兗州府東阿縣治故穀城是已齊侯之伐我西鄙蓋駐師於穀也故於是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於穀左傳云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於穀杜注西鄙當為北經誤也此信傳太過不必從

諸侯會于扈

晉見左傳謂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按此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以討亂也而皆人之者為宋君杵臼被弒其賊不可得討乃皆從宋人之立公子鮑以成宋亂是宋為既平矣更何待以諸侯會於扈而始平宋哉扈杜注鄭地滎陽縣西北有扈亭今在河南開封府原武縣西北為意扈為鄭地晉特以諸侯會於此證之左傳所稱晉侯不見鄭伯以鄭伯之貳於楚故是為獨得當日晉侯及鄭伯之情者計楚之莊王旅初立以溫荒自晦及三年而發憤為雄其於庸之昭楚西厭而又有別邑之餡入於秦與巴若由楚莊王定謀輒通於蔡伯巴子一

巢而滅之彼所自比於鳥之一蜚沖天一鳴驚人者為已信以此而獲成王北方可圖之策晉能與為敵乎從可知鄭之貳於楚也必矣於時晉侯知之乃以諸侯會於鄭地不見鄭伯而以貳於楚讓之鄭公子歸生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盾語亦詳見左傳其畧曰寡君在位之中一朝於襄而再見於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索敝賦以待於儵惟執事命之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強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晉鞏朔行成於鄭趙穿公壻池為質焉鄭太子夷石楚為質於晉由是推之晉讓鄭之貳於楚而鄭亦不詳惟強是從亦諸侯所共聞也晉之會於扈者無辭以服鄭不獲已而以行成交質終焉矣何不使晉之霸業將墜以甚哉其所謂諸侯左傳未著晉靈將以凡年春之伐

衆而登柵人若為振則晉衛陳鄭四君而已非有他也至於晉侯主會而春秋亦絀之於諸侯中使莫能有以自别與前十五年冬十有一月書諸侯會於扈例同。

秋公至自穀

管見上書六月諸侯會於扈因鄭之貳於楚而會也晉失鄭矣。此書秋公至自穀由公之及齊侯盟於穀而至也。晉又失魯矣。

冬公子遂如齊

管見左傳以為拜穀之盟是矣。其帶叙公子遂之反命。襄仲言齊侯之語偷偷則必死不足據也。

十有八年

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管見臺即泉臺在郎囿其囿中必有宮室以便其留處者。此十八年之春二月公至郎囿遂薨而經文不書公薨於郎囿乃書公薨於臺下者則何以故觀十六年之辛未夫人姜氏薨是時公已有命毀泉臺矣毀之欲以更爲新也十七年夏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於穀秋公至自穀是時公必得聞成泉臺矣成之則盡易其舊也前僖公五年左傳云十一月辛卯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啟閉必書雲物爲備故也然則文公時既從其欲以毀泉臺而成之能不即托於禮以登泉臺而望之哉然當公至自穀以後經去年之冬三月及此年之春正月凡四月其間獨書公子遂如齊而已公無事每以有疾故爾先時公無疾而托於疾其廢朝覲蒞者各四月值疾公不托疾而忽遘真疾亦歷四月以是歸自穀而泉臺新成總未獲覩及郎囿以登於臺上也至於二月公疾小

徒務以縱情於此臺而力疾以往左右諸大夫皆莫能諫疾至餒於郎囿公疾復作且亟即於是月丁丑薨春秋譏之書曰公薨於臺下殆欲著公之躭泉臺以役成此臺者迫哭三年矣究之厥求一日之登於臺上而不可得乃如此豈不哀哉

秦伯罃卒

管見秦伯康公罃卒未聞以人殉葬則其卒猶可書也而仍不書葬者以前之穆公任好卒及葬用百七十七人以殉而子車氏之三良與焉此必穆公有命而康公遂承其命以行之者故秦詩有黃鳥篇序曰哀三良也又有晨風篇序曰刺康公也國人哀三良而刺康公則必沮其從亂命以殉非法後雖獲保首領以歿亦當掀以暴尸逆塗委溝壑而後可況足知春秋之不書其葬特以存當日之公憤爲爾或謂他國諸侯卒魯不會葬則不書然秦伯罃

僖公立在位十二年中一晉秦人來歸傳公成風之襚再晉秦伯使術來聘而欲以此年秦伯罃卒魯絕不會其葬恐無此理或又謂三年之喪不弔有孤非關兄弟之喪雖隣不往不往弔則不會葬可知今文公之薨及秦伯罃之卒同月兩國並有喪其弔與會葬不皆可以已乎而亦不然也兩國並有喪則兩國皆使其臣以弔且會葬禮亦宜之又何嫌哉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管見 據左傳稱齊懿公商人刖邴歜之父而使邴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是商人自以為君其於邴歜閻職之徒則以為齊人耳其敢以圖君耶乃商人以齊公子之親貴篡弑其君舍邴歜閻職為僕與驂乘亦即能以齊人之誅賊而仇弑其君商人中池之遊方樂竹中之納何怵然則人可忽乎哉君可恃乎哉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管見此年二月丁丑書公薨於臺下既譏公之志乎此並其身頓死而未得登尤譏公之志乎有國其身已死而未能有託也公薨則必葬自二月至於六月適當五月而葬之時於是以癸酉葬我文公計此五月中文公之夫人姜氏及其妾敬嬴各以其子爭立赤與接莫能定焉其兩不相容之狀不可明言於此年冬書子卒夫人姜氏歸於齊明年春王正月書公即位亦足使讀者想見之矣再計此五月中文公之妾敬嬴私於公子遂而以其子屬焉欲其必舍夫人之太子赤而立己子接也其潛為闕白之謀又不必明言於此年秋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明年春王正月書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書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亦足使讀者實徵之矣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嘗見此如齊者以公子遂與敬嬴定謀而後行也其時叔孫得臣亦為魯卿嘗主兵文三年會晉伐沈十一年敗狄於鹹獲叔孫氏之僕卓者其弟則為叔仲彭生亦號惠伯左傳稱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公子遂乃以其子屬焉襄仲欲立之惠伯不可然則公子遂之謀初不能得叔仲彭生為一心顧能保其兄叔孫得臣之無異志哉故當其有請於齊公子遂必挾叔孫得臣為輔行以共如齊使之不至信於叔仲彭生之疑為不可者而作難也但公子遂之如齊與敬嬴定謀其將何以請於齊而度齊侯之必諾乎竊嘗據經文以揣當日之情事此年春二月公為泉臺新成特力疾以如郎囿公子遂為正卿職當扈從至公之有嬖妾敬嬴受子宣公接亦惡能不隨侍左右耶比至公疾復作將薨敬嬴必嘗公以立其子接亦即召公子遂同受其顧託也及公殯自郎囿至於寢庭敬嬴將舉言公有遺命立接公子遂同聽之夫人姜氏詎能忍其子赤之遂廢哉觀其後之子赤被殺左傳言夫人

姜氏歸於齊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嫡立庶市人皆哭則精計先之措其子以哭告於殯且哭訴於朝之卿大夫其孰能解之於是太子赤與庶子接相匹則使長有二孫而莫適為君後矣遂夏六月癸酉既葬我君文公秋公子遂及叔孫得臣乃如齊以請其意蓋欲文公之夫人姜氏生太子赤為前齊昭公潘之女昭公卒子舍立為懿公商人所弒其傅絕令年夏齊人弒其君商人迎立公子元於衛是為惠公惠公不順懿公之為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己氏則於昭公潘之殺孝公子而自立豈嘗以為順哉從可知惠公之於昭公方以其子舍之被殺為得報又何恤其女之為魯夫人而害於嬖孽乎且其請於齊者舍橋姻而結新好以為公之適命立接為君何敢異議惟是未有伉儷敢請君之玉女以備內主焉並當即政方新齊以與國為之甥舅魯因嘉耦而得大援貫為兩利齊侯許之公子遂叔孫得臣自齊還由是而子卒由是而夫人姜氏歸於齊惟魯所欲為而齊不問

冬十月子卒

啓見諸侯在喪既葬則稱子而不名國春秋之例也而此於子赤不書名則又有說按公羊曰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而左傳則稱仲殺惡而不曰赤何以不同若是蓋初本名赤及遂殺之而易其名為惡焉爾雖古人命名無所忌後有衛侯惡并衛臣石惡齊惡皆見於經獨此乃易赤而為惡豈非有意以加之汚辱哉惡為不善衆所惡也以是易赤之名則廢之而遂殺之可矣然則春秋之但書子卒雖以存既葬不名之例并欲削其既卒而易名為惡者之非常法也由是以推宣公初名倭及即位而名曰接接者繼續之意殆亦借此於象賢嗣德以明其當立故然不惟此而已夫人姜氏歸於齊哭而過市魯人謂之哀姜則以哀謚亦得而左傳又稱出姜則是謂為文公既出之夫人出已絕於魯沒亦不得祔於廟矣夫孰非公子遂之為之哉

夫人姜氏歸于齊

[管見]齊文公九年春夫人姜氏如齊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前早慶其有子赤而將奪於嫡故託之於齊也及茲文公十八年公薨公子遂欲立宣公殺子赤子卒夫人姜氏歸於齊反歸也非猶是前之如齊則亦不得更思至自齊矣夫人姜氏何以必歸於齊由公子遂偪之使之歸爾其辭有如出然此其後之所由稱出姜與

季孫行父如齊

[管見]高氏閌曰宣公八年行父云使我殺適立庶者仲也夫乃遂仲族則行父之於殺子赤以立宣公實與謀也此漸已定矣季孫行父何以如齊公子遂以其與謀而使之納幣耳觀明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公子遂如齊逆女禮未有逆女而不納幣者則季孫行父之如齊其為納幣可知

莒弑其君庶其

傳見春秋書弑者二十有四莒居二焉此年冬莒弑其君庶其襄公三十一年冬莒人弑其君密州是已弑密州書莒人傳言莒犁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犁比公虐國人患之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弑之遂自立胡傳斥其誤曰信是言則是子弑其父也春秋何以書莒人識於後弑密州書莒人於此弑庶其則不書莒人而但書莒傳叙其情事亦大同耳以為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公以其寶玉來奔高氏閌曰僕以太子弑父春秋何以書國弑乎且僕既與國人同弑君則當自立又何以奔魯乎汪氏克寬曰文定於襄三十一年莒人弑其君密州從趙氏以為傳之誤大畧與此相類讀者當參焉此論為是而猶不推此也傳亦云僕之來奔以寶玉賂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境曰今日必達是年冬十月

于齊夫人姜氏歸於齊宣公方待明年正月即位而遂行
命以邑與僕其可信與且公子遂將以明年之正月如齊
逆女而使季孫行父先以今年冬之十月如齊納幣則行
父之反於魯未可知復何能遂使可雖以出僕於境耶至
於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
父以事君之禮將言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
父母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試問當
日之公子遂既弒君之子赤旋出君之夫人姜氏大歸於
齊則無禮於君為至極而行父實同其謀至他年且不自
諱乃宣於衆曰使我殺適立庶者仲也夫是則行父之於
遂乃以為雀為之父母不為鷹鸇之逐而為孝子之養矣
其心豈復知人間有羞恥事哉若夫對君之辭數古論令
多至六百有數十言太史克果能博辨如此乎然令必由
行父口授則欲得太史克之耳熟心通悉衆而無一遺亦
難之矣況乎就傳以思中惟續列八愷八元及四凶等語
使學者存為故實可耳他如直抵宣公之納僕為主藏姦

盜羅常則不敵轉自朔其出僕於境者參諸舜之舉十六族以去四凶其功得居二十之一彼季孫行父亦何故肆無忌憚乃爾哉按此年之莒弒其君庶其太子僕因衆來奔也來奔則必書不書何以見其來奔耶莒僕未嘗來奔而莒君庶其之被弒魯適聞之其弒君之賊則不聞以故於莒之太子及公子及朝臣及國人皆無可指目將書莒以誌其君之遇此大變已爾君弒賊不討猶當申明大義至於求其賊而並不得知其陰謀秘計有同鬼蜮雖古之良史亦復無如之何君臣之大義豈不以此書泯於天地之間也哉春秋筆於文之末年其慨深矣